

山... 卷八

莊嚴經卷第八

國投馬鄴都

未出所著蠟

柁死罪微惠於

今老矣而無後

爾藉第一旦

以何容世復有夫柁者哉言訖

莊嚴經卷第八  
佛告諸比丘  
若有比丘  
欲求涅槃  
當先斷除  
五情六入  
及一切煩惱  
若斷除者  
則得涅槃  
若不斷除  
則不得涅槃  
此是佛說  
不可不信

泣數行下余受書卒業稍加評  
次歸而許之以異日壽諸梓相與  
痛飲達旦別去後余貶居浮湛  
下吏隆慶己巳稍遷魏使者求  
山人而墓木拱矣濬人故忌山人收其  
遺言無所得乃為詩吊之檄有  
司樹碣墓道並恤其寡孀云

越數年而余撫吳從友人五元美  
索山人集未全也一日客建業與  
姚敘卿談山人姚故守大名因出其  
集即鄴都舊本也余撫卷而  
悲之又何能食前諾負山人地下  
哉乃屬友人周興叙納言刪定入  
梓嗚呼山人河朔間高士也平生

以寸取禍至所為騷賦詩文諸家  
評敘互得其似余不具論山人有奇  
行則余耳目所覩記者徃余官燕  
市申考功儀仰語余曰山人遊太學  
歸過魏訪考功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歎曰太學士人之藪卒無有與  
於斯文悠々宇宙不知歸之何從也考

功笑而飲之至醉出廐中紫駟馬  
命之賦山人左手浮白右手揮毫頃  
臾數百言翩々乎李供奉之音也  
今集中亦未之載山人初囚濬獄  
余時問勞及出行徑而銀鑰在  
櫪猶然拘繫也山人則詣余廳事  
稽首謝余始識面亟引副署中

閣人列榻鴈行山人乃攀械手揖  
余曰柙鳥式鳥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  
見君侯顧君侯知己宜當容禮遂  
上坐夫稱正平越石父不見於今久  
矣山人甫釋南冠手木且未脫即  
儼然據上坐英論四發不作沾之困  
苦之態然則世之齷齪縮胸改慮

患難者何可勝數直山人自豪一  
世矣元美舊曰為山人刻賦二卷以  
者東明穆毅甫考功石振辰符  
卿刻山人詩二卷三君子以文章氣  
節聞天下愛重山人如此固有以  
感之美集刻既成余且挂冠去處  
刻之無所托也而穆石兩君書適

至堅然欲為之傳山人素未嘗從  
兩君遊而兩君慕義憐亦可謂  
篤矣余近聞潛人已仆山人墓石  
嗚呼詞人終在陽九豈身後且不克  
微兩君則山人安可死哉

萬曆二年甲戌三月朔日西蜀居  
來山人張佳胤謨

蠅螿集序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余讀浮丘  
生所為蠅螿集蓋為之懣恨淒楚云夫生  
馳心玄邈玩情典墳直入先秦漢天廚吐  
其膾而躡其戴假令較天祿石渠其所制  
作豈不燭然流光直追古管而乃幽然促  
迫身且不容桎梏拘囚白日不照我與盜

賦滅獲駢首而戮悲夫及觀獄中諸書上  
書所為諸賦激烈悲愴又有古先奉漢宗  
士之風何其雋也何其雋也管卞和氏後  
璞獸之楚文王以示玉人曰石也刑其在是  
復以獻楚武王玉人曰石也刑其右足和抱  
璞泣王都門繼之以血乃剖之果良玉也  
君子謂卞和氏也智毀其足而存玉生置

極刑入之復出之既又出之視卞和之刑何  
啻乃忘朝夕之命方且笙簧屈宋馳驟  
馬此非所謂毀足存玉者耶然聞易牙初  
干齊桓公也飯土釧調太羹齊君怒而食  
之為之孺態蹙矣薄者薦山梁之餐則  
豹之胎齊君甘焉為封萬家之邑昔平公  
始御師曠章英臺奏韶濩齊君亦侯左

右視弗能竟也變為激流利商緩言身術  
揚北里紹陽阿晉侯按節歎曰天下  
也夫易牙師曠非闇於前而智於後也  
投於所隨而技變於所嗜也今天下之為齊  
桓晉平也者豈尠少哉生幸見天日余讀生  
所為蟻螿集益為之愴恨淒楚竊恐生終  
其身幽愁促迫殆又甚也然若子寧齊桓

之不中不能為易牙之變味寧晉平之不  
諧不能為師曠之變聲何則情志通於寒  
廓不可以世俗移也生向不遇陸五臺先生  
吾恐生之骨不足以當鈇鎖而生之頸不足以  
膏白刃也乃幸得遇出之拘囚之中登之朝  
之林老且白首獲與屈宋班馬提刃而王  
超即為齊桓晉平所笑而獲囚已多矣

其身幽愁促迫夫又何傷也余性特好古而  
之能見浮生所為如是既悲之又後喜而  
著之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  
前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豫章萬  
恭譔

蠛蠓集自序

蠛蠓者何醯雞也集何以謂之醯雞郭璞  
謂醯雞細質喜羣飛亦蚊蚋屬也夫蚊蚋  
貪哺嗜臭敗逐溷廁嚙咀人一障惡之醯  
雞則入室突窳幸於發詭歆糟糲而甘芳  
酸飛則叢薨止不渝啖此非繫於自奉而  
介於自守者與其於蚊蚋侵穢彊咬者為



何如此其蟻蠓也夫而柎質蘄材爲託跡  
兩間猶夫葉之於林盃之於海也竊居蓬  
茨藜藿彌年無薦紳先生之交邈牧侯伯  
之遇舉則一丘言則自偶此夫人之蟻蠓  
哉嘉靖壬寅柎以事繫獄貫三木園陰室  
待 國家典刑發憤抒懷間有微詞輒不  
敢令人見反復諷誦尋痛愍而焚毀之夫

蟻蠓之隘燕吮罹蛛網振其音而喑喑者  
何以異此是猶類之至也夫蚊蚋狡汗柎  
所弗屑蟻蠓雖微柎不敢自外焉視其類  
也嗟嗚鷹化而鳩雉流而蜃腐草而螢蠹  
鬚魚鱉皆有化若蟻蠓槁死盆醴吾獨不  
知其化者何也此豈造物篤於億類而吝  
於蟻蠓也邪因據錄舊作并獄藁文若干

首騷賦若干首雜體詩若干首構成幾卷  
命其集曰蠖螾

昔

嘉靖癸卯春三月朔六日黎陽盧栢撰

蠖螾集目錄

卷之一

書

上魏安峯明府辯寃書

答王鳳洲郎中書

上李東岡推府書

與陳一泉外翰書

上郝南峯吏部書

與陳龍泉大理書

上吳少槐吏部書

上張駝山侍御書

與耿忠菴進士書

上晁春陵內翰書

與孟龍川書

與王鳳洲郎中書

與中洹野書

再上李東岡書

卷之二

啓

爲濬諸生留賢令陸侯啓

記

滕王閣圖記

世義堂記

序

贈郭增序

贈劉丞赴興州經歷序

贈楊生序

贈常翁就舉鄉飲禮序

贈李任巖遊太學序

贈陸侯擢官留都祠部序

送高少尹致政西歸序

折衝卷後序

為孫兩生贈張壚山擢曹郎序

善政實錄序

碑

濬邑石侯碑

滑令張侯碑

滑縣東城門見山樓碑

檄

大名大守移州郡讓農檄

對

對衛大夫問

傳

申氏傳

讚

張公讚

辭

故濬尉靜菴蔣公哀辭

誄

滑尹張壚山祖妣哀誄

祭文

祭李復齋郎中文

祭晁次山翰林文

卷之三

賦

幽鞠賦

并序

放招賦

惜毀賦

秋賦

天日山賦

為孝豐封君南山吳公作

酬德賦

壽成臯王賦

懷隱賦

泰宇賦

為孫滑縣作

水亭賦

崑崙山人賦

嶺崑山賦

并序

嵩陽賦

為汝南劉嵩陽作

梁苑僊人賦

有序

滄溟賦

有序

嘉禾樓賦 有序

雲濱賦 并序

遂虛賦

廣招隱賦

龍池賦 并序

夢洲賦

九騷 并序

卷之四

四言古詩

懲咎詩并啓一首上大名張太守鄭西吳

吏部少槐李翰林東岡

雜興五首

五言古詩

敘隱五首

雜詩七首

贈盧潭城二首

奉和王大任侍御賦雞冠花有命輒和者

贈道士

太子洗馬童公內方扈蹕謁陵有命輒作

孟龍川許送芸香不至走索兼以詩寄

王大伍草堂五首并序

繫獄敬呈王大伍侍御李復齋工部丈

六十韻

贈胡公入覲

贈故大同府節判魏張公祝入祠七十韻

酬謝逸人四演三首并序

讀謝明濱山水詩慨然有契奉寄二首

重贈李子理

送華從省謁還章丘兼呈東魯諸公二首

奉懷謝少谿侍御還浙江憲副

贈友人歸別墅

奉寄河東苟侍御小川三首

秋日寄上晁春陵內翰五首

孟龍川自京師旋爲余言秋部李滄溟聞

冤慨然有脫囚之志因作詩四首寄上

聞張駭山侍御巡按甘肅比歲當還擬以

此寄上

獄夜書愁敬呈吳少槐吏部

書柳川弟壁二首

送張壚山明府轉陞戶部五首

書懷投李筆堂外博

秋日奉別王元美比部詳刑還京四首

奉贈李于鱗憲副之陝西三節

贈子青三首

送顧聖之遊楚時余將任金陵三首

宿蘇門山夜懷王龍池別駕有詩未就因

追之以此

適金陵登魏武讀書臺奉別李覺齋丈

寓譙郡宿魏武臺下贈羅汝龍

別李希賢

贈紹易殿下二首

冬夜汪北津郎中過濬索詩因以此贈

過內黃宿園上人講堂兼呈張沅洲太守

冬日獵射畢同艾瑞泉從子擢挈酒藉草

坐飲醉後作此

讀史

秋晚赴井汲水採野蔬供飯

雙唐賈客詞

贈董明府迎侍四首 喜文子紹三子作此

題王龍池彭錢圖兼壽其嶽東谷



寓目水石藤樹人物

陪成臯王太虛觀齋居感鶴至

鄴下贈吳山人聞官軍與倭戰不利

送吳東原還蘇門

重寄內二首

七言古詩

奉答楊六坡推府隱居見贈

并序

秋夜望雲旅懷

贈別李性菴還任丘

送崔秀才南還

長歌送王翰林盱山還保定

贈別南田楊子還晉石

并序

留別馮少洲進士

送友人南還

送人之塞上

贈孟龍川二首

五哀詩五首

保定兒留別

春日後贈王任菴五湖昆季

七夕

送醫友還山

九日寄孟龍川

寄謝逸人四溟二首

寄汪員外南舉

裏國飲鴛水野亭奉懷張壚山明府

贈李山人

贈張長公鳧鵝五句四韻長公割股愈父疾

再贈張雲谷

登西城嘉禾樓重送張壚山赴部

送李滄溟太守入覲

送陸明府夢洲入覲

雪霽後過周紫泉山堂

詔獄結後書情敬呈王龍池二府兼致謝

意

癡女鳳圖

送郭侍御劍泉謫永安松栢圖

春夜與吳山人飲穆前江宅招妓琵琶不

至

贈陸夢洲古琴兼以詩寄

卷之五

雜體詩

伏雨嘆三首

史平臺夜宴詞

苦寒吟

杜鵑行

快鶻行贈盧潭城宗弟

黃利黃謠

次童謠

爐毘謠呈張爐山明府

芒屨謠

樂府

修武行贈李主簿

信陵亭行贈張幕史

出自薊北門行

前有罇酒行

子夜吳歌

古別離

懷仙歌五首

碣石篇

隴水曲

涼州樂

怨歌行

松魚篇

折楊柳

怨詩行

丁督護歌

少年行二首

東嶧行

鳧墩有序

黃鵠篇贈羅封君就菴還萬安

相逢行

胡鷹渡海來篇

閭闔篇

五言排律

甲辰歲張郡伯鄧西如覲京師其母太夫

人出中饋給囚囚感激述懷作五十韻

以謝

暮秋承華主簿竹川饋飯奉謝凡三十五

韻

七言排律

酬華大餽飯

五言律詩

山居

浮丘院壁

大名故城

過邯鄲作

送友人入秦二首

上張鄴西明府三首

喜得釋獄消息

卽事

戲寄孟龍川

送張壚山還蜀

喜還舊業草堂

登天臺山有感兼呈張壚山

服闋口號上張鄴西明府兼呈吳少槐吏

部李東岡翰林二首

聞吳吏部少槐哀僕乏嗣飭內入獄待湯

藥四首

冬夜遣悶三首呈吳少槐吏部

哭董縣丞紳

初月

示外弟陳可

送劉少尹赴興州經歷三首

秋夜奉懷王鳳洲北部

寄上徐龍灣北部

贈王少府封君水亭

贈王龍池別駕

夏日同王大伾董右坡張壘山陸彛洲孟

龍川登大伾山覽黃河故道得溫字

西巖

題楊太尉揮金幅障

畫葡萄

贈謝山人四溟

遊成皋王城南園見水石魚艇

七言律詩

出塞

慈壽宮

浮丘精舍

書長春觀二首

贈李金吾號

七夕

挽楊六坡推府

除夜寓大名寄孟龍川

古意

贈關中陳一泉廣文二首

憶昔寄錢同野第

宿沙口贈王北沙二律

九日奉懷謝四溟逸人兼酬往時見寄之

作

奉和王大伾侍御題周紫泉東山草堂二

律

震崗集留別

秋日懷錢同野

送林越山廣文之石城尹三首

贈徐少尹

赴理大名道中感李有池惠粟之作

聞比部李滄溟出守順德書此寄上

立春前夜宴張壚山明府宅

醉後射魚宿羅山人草堂 觀妓卽席走筆

舊黃河道中有懷張壚山明府

贈羅月巖推府迎侍還萬安二首

春晚將還舊業諸公送遠獨方水雲以病

不至作此留別

登南城樓有感兼懷荀前川

五言絕句

山雨五首

示從弟橋三首

寄高貞菴明府二首

七言絕句

別冀康川進士口號

長春觀二首

青樓詞

雲中曲八首

戲贈于山泉

贈衛川居士

送王盱山還保定

秋興漫成六句

衛河漲四首

寄孟龍川絕句

西山集宴



對勘呈吳少槐吏部

獄夜

聞華從化誦李中麓樂府詞有憶寄上四首

謝華竹川酒殺二首

宿沙河值雪同蔡百戶作此

丁未夢中遊王西軒園作是歲十一月二十日獄吏譚遵令獄卒蔡賢答柵數百謀以土囊壓殺之官覺之免

憶內

贈內二首

內寄衣

與張山人雲谷對飲言別

代邊騎

訪海月上人不遇

曠蒙集卷之一

書



黎陽盧枏少楨著



上魏安峯明府辯冤書

古者大夫士志行不通於上則盡於書以列其情  
要其最顯者則李斯盡秦蘇秦鄒衍田需張儀盡  
六國司馬相如卜式鼂錯徐樂枚乘主父偃盡漢  
韓愈柳子厚張籍李翱盡唐司馬光王安石蘇洵  
軾轍歐陽修盡宋雜游說兼道藝窮於布衣側微  
之辭而後下之人得以抒其慮上之人感切於風

直之說於以納其忠而弗之罪焉則夫書之宣上  
下通貴賤也於古有是夫雖然幸而處常徵諸言  
載之書可以達天子不幸而值變身桎梏之刑待  
鈇鉞之誅徒嘔心血筆而書之不足以達七庶人  
何者彼其犬壤之相違居養之相異囊首赭衣之  
徒固不足以動人之耳目也今天下公卿士大夫  
自宰相而下與天子持議論相可否乘朱輪而插  
貂蟬紆金紫而懷珠玉執天地之符而力侔造化  
者固不爲少也而柙含冤幽室關鍵口舌不敢延  
頸而一鳴者何也伏枷鎖惟重法測穢弗潔之囚

誠不敢輒以書通竊又懼夫上之人不肯戢威辭  
顏傾耳一聽死亡者之論徒速血肉糜骨之禍爾  
夫鳥極則厲鳴獸極則走挺人窮則歸本嗥天命  
之衰也於柙已甚安得不頓走狂嘯祈霖雨救塗  
炭冒死一言於執事哉夫柙世家業農幼而讀書  
循章句以諸生受胡氏春秋餽屈宋之糟游司馬  
氏之濱窺跡於楊雄諸子之垣然志行狂簡言多  
激越時時取譟厲爲世人譏誚庚子歲二月中柙  
傭工人王隆左手病瘡甚柙謂隆曰汝之病殆不  
可事事給汝直復若業何如隆曰諾請以張杲

幹而多力者代僕耨曰然汝行遂歷試張杲爲傭  
奴六月二十一日杲盜場麥耨聞之以畀司里杲  
遁宿孫潔場中食守場人李現麪一缶明日耨赴  
訴縣伊家乘大雨排房塌撲死且日杲母魏氏駕  
訟邑侯蔣公曰盧耨毆伊男卒七月初五日蔣公  
發閱杲屍則上齒闕者六左脛裂凡可以致死者  
無不毒傷夫齒闕則食難脛裂則行委自耨場至  
孫潔場遠一里遠而彼走且食此其齒與脛果得  
有恙否也齒脛俱無恙然且而闕而折果孰爲之  
耶當是時耨具大刑對恩不知所出蔣公亦不測

杲體徧傷故柏拷掠數百自朝至日晏與法具伍  
嗚呼耨以柔脆之膚而妃堅虐之刑彼且何情而  
不嚙予骨肉而耨非金石之固亦安能久於抗對  
也苟疾痛有間雖赤族之禍然且不恤矣是月二  
十七日耨先母哭耨於野有婦人而持母曰母哀  
我張杲姊也我父杲叔寔知杲死雨頽房壁壓焉  
杲叔張昇又謂耨父曰杲之死也甚微而難言父  
窮之曰吳童者杲外叔魏氏與童淫禁章不得娶  
而居其室杲之死夫二人者圖之房壁頽壓非特  
霖雨使然也鄉昔齒闕脛裂徧身毒傷者於茲可

微焉先人以姦慝之跡隱而具房撲之情於巡按  
樊公准辯飭大名勘問未及而按臨會審樊公謂  
在庭諸公曰王隆者盧柵雇工人也按文附繳張  
杲作王隆傭人隆且爲人傭張杲爲傭人之傭耶  
夫王隆無恒產爲盧柵業農卽令張杲爲若傭當  
業誰之農乎使杲果爲隆傭則杲當在王隆場安  
得來盧柵場盜若麥耶且杲所撲麥盧柵之麥所  
飲食盧柵之饋獨傭爲王隆之傭名實眩矣法宜  
開蔣公不然樊公曰凡士師可以生殺人有天  
子律令在律可殺吾不敢生律可生吾不敢死我

所議盧柵同諸君奉 天子律令爾我何敢私且  
魏氏原告詞謂盧柵令雇工人王隆覓張杲郭勇  
與柵傭工矣夫王隆一人爾果覓工自代卽當傭  
一人又安得雇張杲郭勇二人代一人耶况盧柵  
當時嘗給郭勇雇直錢勇旣爲王隆兼雇盧柵又  
安得給無謂錢與王隆所傭人耶今不幸事變杲  
死遂作王隆傭人設使勇亦死則勇卽作王隆雇  
工而盧柵不得謂勇爲雇工矣法宜開蔣公語塞  
少間進曰盧柵旣道死請罰穀一千石破若家何  
如樊公默然蔣公趨翼進將言憲副張公目蔣公

退同知崔公履推府朱公之跼朱公肘真定理刑  
趙公謂蔣公曰是不可死先生何苦扼人蔣公稍  
就位樊公指柵原法曰彼罪案旣若是而蔣令寘  
之死予當柰法何僉曰稱律令於是下柵大名守  
什公飭滑縣劉公覆勘劉公者又蔣之同年生最  
舊執也相持詞議定而後出謂房撲爲妄告擬柵  
以家長毆雇工人至死應徒律量罰穀千石其傍  
引鯨鯢克噬之惡無損於蔣公焉以呈察院二十  
年正月內詳允發諸犯的決贖罪暨柵各寧業所  
議穀千石直以爲非法令免惟皂隸李祿未詣官

出亦擬不應詳代樊公巡按殷公允其詳而獄  
由是勦矣柵居家未踰旬而先人終距六十日而  
先母卒踰年而兩子死一女亡夫柵出獄瘡痍未  
洒卽繼之以天崩地噴之變而動其心膺之慘柵  
何天命窘極若是哉先是蔣公董獄當死刑者五  
人曰盧柵曰袁濟曰馬氏曰呂教曰侯宗儒然皆  
冤誣而無實以故獄詞雖備而率不服是故樊公  
首貸柵薄其罪暨殷公按郡則四人者咸稱冤蔣  
公懼諸公救之以柵爲口實解殷公問蔣公曰盧  
柵何如蔣公具疏進復組織柵死若昔之語樊公

者益誣由是殷公釋袁濟馬氏而復問呂敷侯宗  
儒尋亦開去獨執柁於喪械送大名守張公公知  
柁之冤哀隱悼惜之不足而議柁抵死此固因察  
院之成命非張公好殺之本心也明年柁奏辯復  
行張公問得其情供張杲實柁傭人而仍以原擬  
若曰仍原擬則法不病作傭人則不沒其實而典  
刑緩且歸柄於察院也是年翁公按臨弗原明年  
柁復奏辯行張公時巡按胡公會審而張公前吏  
部郎中通判吳公前吏科都給事中推府李公悉  
直柁爲誣胡公執先定之辭據紙獨與柁對若仇

佐証卒不及一詞及柁稱冤出憲副喬公作而言  
曰是情寔可矜胡公曰此卒不可殺終當與某囚  
同例減死爾姑待仍擬張公退而歎曰諸公哀枉  
非不力救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於是  
悉取諸逮事者徵問前卷傍引鯨鯢兇噬之惡嘗  
管某六七十者皆虛偽無驗正去之獨張杲案  
如胡公議於戲柁內省由齟齬之年以及今繫獄  
之日柁始讀書不過爲狂瞽之文瀆君子視聽未  
嘗附會官府行無賴作培克又素惡商賈行坐之  
事於市井挾劍雄酒豪俠之徒固未嘗啣盃酒接

慙慙同濟凶淫之惡慢長老而忤王法也獨好個  
儻恢曠之行嗜殊調好觀古人奇節然未敢踰大  
閑爲名教罪人府縣無告許之辭而六曹無文券  
之驗夫所謂恃豪放恣險惡憑陵暴橫於一時彼  
濬人固寬厚有容者亦安能甘蹈患害上下無一  
詞發擿必待張杲之獄而後暴白哉且張公決獄  
明公而少貸使柙果負大惡如前卷云則亦安  
肯薄正而去之俾文案不符於察院會審又何爲  
汲汲解暴令柙無死若是哉夫前卷錮獄局之以  
紙若鎔金鐵之精貫重關之鍵而牢不可破幸而

巡按樊公開示齟縷動引 天子律令平反是非  
一人之私恩得以紊典刑而掩日月也且柙應擬  
徒罪贖穀四十五石而倉有收也魏氏領葬杲屍  
有狀也柙領杲原貯庫所盜麥并袋有案也夫李  
社詳所載皆柙已開原跡二十年四月內殷公允  
之有徵也是皆藏諸司吏有考也柙寧業居喪二  
年是亦齊民矣固非逸刑掣鎖之徒越有司而警  
方牧之人也讐家無告佐見無告公正之民無告  
劫發陰私狡猾懷悍之徒俱無告夫執柙時去充  
李社詳日期然且八月遠矣然而察院至是復悔



其允曰盧柎招詳朦朧收寘之死夫招詳果朦朧耶前李祜招詳何不駁勘果非朦朧耶顧復執柎抵法由是言之前後翻擾多失其據而柎安得無冤誣於其中哉始柎爲諸公原宥前已歷陳惡有察院之嚴諸公之明而爲是朦朧招詳哉惡有市井輿情之地而柎敢以招詳朦朧居之哉惡有三代直道之民容是招詳朦朧之人油油然處之而無所異哉昔有好生者贖狐兔麋鹿而放諸郊獵者邀之則急走狂嘯以掇其死嗟夫人放禽獸則不忍邀今樊公旣放柎於野人又從而招之是非

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與夫張杲一人也在前卷爲王隆崔工樊公爲盧柎崔工殷公復作王隆崔工及柎奏辯張公詢得其情仍作盧柎崔工而翁公復改作王隆崔工夫古天吏殺人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信矣而未敢也然猶察之見可殺焉而後殺之今柎之獄朝一人曰可殺暮一人曰否暮一人曰可殺朝一人曰否夫所謂可否者纔一人之辭耳設使執政舍己之見平其心氣推而問諸左右諸大夫國人則其可否豈特一人朝暮

所謂哉雖然可否無定者謂之疑獄王制曰疑獄  
汎詢衆議赦之又曰附從輕赦從重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  
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夫古之聖人思其心  
未嘗殺人因民遠善而邇惡故著爲法令以馭之  
夫刑凶器也擅意快殺者入人易深而聖人有憂  
焉於是垂法於經若易之解曰雷雨解君子以赦  
過宥罪臯陶之戒舜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我  
明太祖創制立刑於律首爲橫圖薄刑具著大  
誥減等又五年勅刑部恤刑於疑而可矜者察

小大之比以宥之此其仁民好生之意與王制易書  
周官之法相流通今柙無辜之獄非止於疑而已  
也何獨不被聖王赦宥欽恤之仁罹此網羅繩鉗  
之厲哉夫察院諸公堅不原問是非不知柙爲冤  
抑真以爲死而殺之也蓋譖禍旣成每執政出都  
仇者從而攻之而柙名曰監生訊者謂柙非豪右  
則守錢虜子爾蓋不知柙以中民之產積獄數年  
悉貲費無餘而先人二柩暴於人野塲中寡妻無  
嗣託食於親厚故人已閱二載矣艱苦萬倍不能  
一宣上卒以虞涉之嫌而下無解縣之日此大道

之公不行於一夫而構飲恨待斃所以積淹於獄也夫孰肯正明王之法忘小嫌之私挺已抗救於汨沒無報之人哉昔者柵歷大名府獄濬獄元城獄會諸解繫徒錄遠六七百里近比各府州縣獄其弊無大相遠而莫以明是故敞訟之政荒園土之教衰雖使蘇公召伯日訊於庭於國家基本萬一無所裨益焉請詳言之夫三代而下禮樂教化之不行凡可以驅天下之勢者畏而已矣是故上而畏天子下而畏方伯連帥其次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其次畏皂役羣小夫畏天子則天下

治畏方伯連帥則方獄平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則丘井安畏皂役羣小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冤苦病夫獄物之深密者也周禮大司寇用獄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獄各施執事以明刑耻之今之治獄則不然晝則聯繼而居拳桎而食呻吟悲號相靡於棘垣之下入夜則足連繫項重鉗肢脇受縛三糜髮引層閑之半筋脉急張血肉反攻而疾痛不勝噤守者撫之弗聽則榜楚有加矣將死一人預以病嘗之有司有司曰可從而殺之曰某官殺汝也非我也夫死者未病而嘗有司以病者何也

曰殺之慘一召慘之故有五凡無賄而通者殺多  
餉不分者殺記守者之過殺爲富者復讐殺見利  
弗予者殺夫官有察吏有稽彼恣殺而弗顧然且  
不覺者有故也未殺譖溢惡之言於吏旣殺示顯  
柄之威於囚囚懼無漏言吏忌無貰政是故恣殺  
之計行有司弗覺矣由是待罪之民輕天子而弗  
畏輕方伯連帥而弗畏輕府州縣牧之諸侯而弗  
畏唯皂役羣小是畏嗟乎天子方伯連帥府州縣  
牧之諸侯所以治皂役羣小也於其治皂役羣小  
者弗之畏顧畏其所治者則是驅天下之勢不在

乎上在于皂役羣小也由是百姓無所措手足而  
寃苦病府州縣牧諸侯之政盪而丘井危方伯連  
帥之令壅而方嶽蔽天子擁虛噐於上而禮樂征  
伐不行於下則天下壞亂不可救矣雖然柝聞之  
君子曰有治人無治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是故商君治酷而民尚急文帝  
好寬而諸吏多長者今執事治濬兩河雞犬之民  
不下十萬戶而囹圄無人執事好生之德可知矣  
是故吏禁之屬無夙敝如前所陳者是非彼能無  
私心人讀書而體臯陶之德也良由執事寬仁之

政流通於濬彼自不敢爲酷民爾或曰獄重地宜  
謹嚴汝負大辜而云云若是將有以自解與夫柙  
聞古之賢者不幸善居獄而速死之敝有三君子  
不由焉忘盜賊之分雜卑汙之行喪其所有而日  
與囚化者命之曰濬獄乘隙竊免亡其身以及其  
親命之曰遁獄劫天典隳王法挈挺決出自分必  
死闔城守而殺禁戒命之曰叛獄嗟乎善人不入  
獄夫獄所以待小人也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  
吾是以久獄不知命焉乃今不能控訴自明復爲  
濬獄遁獄叛獄蹈速死之敝悲哉甚矣吾之自惑

也昔君子黃霸在獄授經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  
故李固杜喬孔文舉蔡邕皆世之大儒卒以獄死  
然君子之名縣於霄漢矣柙志疎而才狹視古人  
若丘蛭之目龜螭龍也乃竊嗜好爲文賦數百  
篇詩幾千數十百首雖不足傳苟得遠脫桎梏而  
好事者或取焉奈何不以古人自附而固流俗於  
濬獄遁獄叛獄速死之輩哉昔先人治土地若干  
畝自柙下埋後悉賣之豪家而約劑者又竊與之  
通弊滅畝數私價直凡先人諸故物無不私市於  
人甚則拆房室伐樹木鄉人無賴効之一切施其

不法又徭役甚煩耨以貧窶得羣里長窘辱夫耨待死罪無兄弟子嗣之續卽有井臼婦彼獨宴處閨闈不過一書生妻爾又焉能知庶務應外事與豪詰囁彊之徒相抗啓其往年執事均賦耨以中上裒下下又諸差役悉憫痛省覆此非執事知耨貧苦如上所云又安得霖雨之澤霈然若是哉噫嘻耨事已矣唯獄中無他事舍勞思愁苦之外則讀書日明於道少延旦夕之命爲死所爾若爲耨申冤枉之情解塗炭之藩覆耨之妻女母爲鄉里暴客之資爲版籍窮民此執事之恩也當道之責

也耨何敢預焉伏唯執事裁察

答王鳳洲郎中書

七月初七日本縣遣使捧檄齎牛酒腆禮并翰教遺耨家耨唯皇風旣遠光氛載竭箕穎之後世絕幽響故雖兩漢玄纁蒼壁時加丘壑而大名之士往往負搗取誚後世易曰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丘園之美何可易言也耨槁觚之餘已蒙大君子渥澤復起爲人今又施曠代之典於胥靡之民叨天之秩竊地之懿回惶中惑實益厚顏比又讀執事所喻鸞龍奮鬣五綵炫爛飄飄然若凌風御虛紀

無纖盍回視寰中蠚螭語真若竊帝壤以堙洪水  
幾何不償且潰也執事邁天人之英操宗匠之器  
與李于鱗宗子相諸公雄據虎視犄獵中原卽令  
揚馬應劉接軫橫鶩未嘗不喪精奪氣偃伏旗鼓  
也柵方卷舌脅息攬投不暇若執事云云何敢僭  
預獨所懇者柵素嘗歷諸郡邑多誣枉如柵文緻  
不可反者甚多執事嚙上命察寃抑拯救焚溺  
於斯人獨無加意乎哉記曰附從輕赦從重唯執  
事念之鄙作詩賦謹裝六冊呈上拙文數卷未及  
繕完容嗣徂文幕適聞旌旆告速而柵又有秣陵

之行故耳秋霽方採藜藿併食偃卧無俟多談柵  
又頓首頓首

上李東崗推府書

柵不佞不能奉先王之教違孔子之訓以奸時王  
之典逮繫濬獄三年迷惑頓踣殊苦萬狀寃頸緒  
喙不敢長鳴而自陳此非堯舜兼濟之病天地之  
大遺於果羸蹊鈴纖芥之細也抑柵自察材質卑  
微朴扶囊木之間恐不能盡白柵之所以待罪之  
理又不足感執事推亮憫裁之化賈山曰雷霆之  
所擊無不摧折者執事之威甚於雷霆震悚惕厲

萬不獲已畧扞固陋沒死上千幸加惠憐聽垂宥  
焉柙聞春秋之義自誅討亂賊禁蠻夷猾夏之階  
特以復讐爲重復讐之義非尋常世俗簞食豆羹  
之怒詈罵睚眦之怨瞋目按劍曼胡血纓命氣相  
高也孔子曰父母之讐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也  
遇諸市朝不及兵而鬪檀弓曰喪不慮居毀不危  
身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非謂食美衣錦察音樂之  
比長大子孫樂妻孥以供宴安也公儀仲子之喪  
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否立孫重嫡子之建延  
宗廟血食之祀綿本始之義爾孝經曰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仁者踐誼勇  
者不必死節智者不汨名若徒効小廉死小恥快  
一劍之奮行弗顧後令聞廣譽不加於天下滅父  
母之稱此匹夫自縊於溝壑之事少有遠慮圖大  
者不爲矣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夫寘身犴狴之中狹聖鑑之卜從一死不  
返之諒孝子不爲也曩者柙犬豕之質寡聞道之  
資觸司寇之刑囚幽圜室之內先人赴訴御史臺  
下聽之問諸監司曰免問諸守令曰免問諸讐正  
曰免夫然後稱律令出柙於死沒之編氓之籍



明年結獄始歸侍先人寢食几杖先人又不留家  
居適淇門別業入暮夜而盜賊興矣鉏耰登之大  
屋干戈擾於坳塘白刃之虐若於平樓先人縣繩  
及堞隊則賊藉之戟鉞伺之鉤鍛一夫內嘯羣響  
沸應絕雞犬振簷瓦先人以七十之年降而蘇登  
者三杪乃氣力疲憊謂庶母曰孤兒始脫患難我  
有長咎積恨於異日者不得與之語乃今父子不  
相見天厚命也賊薄滋益甚請幣不可請貨不可  
請降自分裁不可賊突登戕先人沒悲夫誰能無  
父而死何先人令其子不忍言之若是也時告諸

縣邑賊已出境有懷慶爲之宄陽武爲之墟封丘  
延津大河之曲爲之堂隩烏合蟻聚之衆斬木揭  
干大呼於淇衛之郊時蔣公蒞政不肯發一夫掣  
白挺以逐之柎家貧新禍又無財賄雇熊羆之士  
誰肯不待教命爲柎出死力窮誅越人之寇哉卽  
有鄉曲之民哀柎無告者捕之纔得蜂蠆於積閨  
竒劫之間封豕虺蛇凶噬之惡固已投跡草木依  
山澤肆然無忌而誰何郡縣矣柎輿求父屍歸之  
寢則官府有憎惡之不祥城守有捍拒之嚴陳哀  
暴棺於郭門之垤猶及今未成葬也當是時夫豈

不能告諸天子請諸方伯連帥也然多狼顧之患  
懼滅門之禍其事本末未易明此所以沒齒關口  
而不敢言唯我執事明睿遠照深察而悉之者也  
願執事熟思加痛少裁焉是年先母悼先人之故  
垂白髮哭泣不飲食距父凶六十日亦殯柩奉二  
棺相括幄哀皇皇焉如有求望望焉如有從而弗  
得也杜門儼弗守先王之制嘗膽謨謀雪先人之  
耻不知察院復按前事移檄復收柩矣由是司里  
授鎖城且詰門尹或繫其妻義勇竭夫圍其宮執  
柩苦塊之上械送大名張公勘問不卽寘之死刑

之若不能舉也哀隱嗟嘆之不足三月而後成獄  
竊竄造化之私少之得其當以處柩爾卒乃不得  
執政言趣掘之大辟柩信知非張公本意雖九歎  
猶不足報張公深恩也夫柩有二小犢子託宗祀  
之寄未及而長子殤越數旬而次子爲無服之殤  
夫殤下葬以夏后之制周無服葬以有虞氏之瓦  
棺也柩囚繫不能與二子永訣覆用蘆藁孔子曰  
敝幘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由是言  
之二子之葬視不如狗馬矣昔者延陵季子適齊  
反長子歿葬於贏博之間還其封號之者三曰骨

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聖賢值事  
變猶不能忘情骨肉冀其魂之隨已以終父子顯  
幽無間之義悲夫古之君子皆然何柵獨於其子  
生歟不相知若是哉昔曰廸惟前人先施於我冲  
子柵承前人之光無冲子之繼又何施焉詩曰胎  
厥孫謀以燕翼子子且長沒何孫之能貽也夫柵  
受木索嬰金鐵坐屏室之中無日月之明忘晦朔  
之變腥臭觸几竅死屍參肢體稍解縲維伏棘巖  
之下蟣蟲如流結髮如約肌理不蘇胼胝紛紜之  
皮搔之如雪下夜則檻柵交軋枕股之會鼠嘯於

顧姉嚙於承權百足岐翹之蟲歡愉游戲於肘腋  
之間少有關便則守禦者禁之曰噉叱而撈楚交  
施於骸體之上矣昔絳侯下廷尉曰吾嘗從楚軍  
百萬而心未能動殊不若見獄吏之已甚條侯坐  
收不食嘔血數日死顧柵鄉里委巷之陋繩樞之  
上而毗細之人也視此安得不寒心哉柵聞太史  
公曰砥行立名之士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理色  
其次關三木被箠楚受辱昔湯讓天下於涓子涓  
子弗之潔也負石入水死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  
不正去之若將浼於塗炭夫視天下不以爲潔視

傾冠細故若恐汚其身也設使二子視辱其先祖  
理色關三木箠楚受辱者思將何如哉夫拂行汙  
名賤卽死若九牛亡一毛無所輕重於世然自忍  
耻湛溺苟活溷穢之中無恤消子伯夷之誚者竊  
惟私恨有所未圖報天地之大義有所未經列如  
前所云云也昔越王句踐禦吳於檣李戈其王闔  
廬殺之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  
越人之殺而父虐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卒敗  
越於夫椒嚮使夫差懷君父之讐卒有不諱則越  
無會稽之耻大夫泄庸種蠡必不匍匐屈膝於嚴

嶂之間其子女臣妾文馬珠玉珍寶之器必不陳  
於姑蘇之臺闔廬之耻必不雪於九原之下楚子  
滅越椒也箴尹使齊反自拘於司敗楚人釋之曰  
存子文之祀若楚子忍於箴尹之禍若敖氏之鬼  
久矣其餒矣孟明視爲秦伐晉再戰再比喪師百  
萬爲晉俘虜逃之爨鼓之下可謂辱矣孟明以劔  
師禽將非勇也身死名茂爲天下笑非智也退而  
與秦伯圖策汧雍之間君臣合謀開關出兵東取  
王官及郊濟茅津封殺屍還伯西戎威震天下再  
敗之耻一鼓而洒之使秦伯不悟過之可使以立

功誅孟明以見法孟明不蚤見主之不留罪引節  
以自裁夫孟明髮膚與人同骨肉非有異衆之飾  
徒借草木比糞壤死矣安得彊秦之國功並五霸  
名與天壤俱哉夫柁抱不測之罪非有公輸墨翟  
之智陶朱猗頓之富孟嘗賓客解難脫死之拯也  
生產貿易子無餘燼茂父子兄弟之親寡妻孤女  
棲食哇蔬紡績之間柁恐就刑之後父母骸骨長  
棄暴露遠無收恤之主救豎戲爲蹋鞠牛羊礪之  
角獵夫鞭其朽過者泚穎睨視曰盧柁不肖抵法  
使其親陳列天地如此可哀也夫柁誠無面目見

先人地下俾夫差得專美於其前也竊又恐隊姓  
隕氏絕太公之後祖宗墳墓歲肯伏臘無一人陳  
菜羹奠酒漿者不得如楚子存若敖之祀也夫柁  
固有一死特以臧奴矯誣坐臧郤顯業廢事功口  
無食人之粟足無立人之朝一旦與螻蛄同斃歎  
恨忍耻長跪遠謝於孟明視柁何不拊膺搥髀流  
涕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柁伏覩執事爲治大名農  
易其業女不忘機杼南鄙郊墟之民父老扶杖謳  
歌思化是召公之治也博物多識窮天地之文密  
緻理之極是子產之智也忠信明斷民愛不忍誅

無姦伏之心是仲由之義也夫執事被三盛德構  
猶卧烈焰之中非焦爛之禍不能極聲號喙以速  
寤山之澤智之所不足論也柵聞古之君子聽獄  
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詢有赦無殺柵雖不佞  
竊觀觀於君子矣夫先王觀風盡民情之變有奏  
獻賦詩之體柵不揆昧死述鄙俚隨書進聞維執  
事之採察焉柵頓首頓首

與陳一泉外翰書

柵聞往年執事受職走馬來濬縣時縣上尊重庶  
陽家甚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東橋邸見執

事之任既數日始戒官僚從事盛典禮進賀踰年  
柵或因執事春秋祭饗會食入公門於闕牆窺視  
則縣上肅而入拱而出周旋委蛇賓主輕重之儀  
罔收墜逸與前所聞者大異竊獨不知何爲而然  
也旣而濬士大夫有所存問於柵者私道執事盛  
德恭愛仁賢道隆而思謙行顯而體備宏外而惠  
中有所叩則因爲之鳴以盡其節温乎如玉縝乎  
如金萃乎如芙蓉濬乎如秋水泛於澹澄霽而無  
所淆濁也曩昔縣主之所以盡禮於執事者謂非  
出是乎哉暨柵請御史臺對發內黃見執事往來

每伏謁道左執事忘其爲囚以鞭揮之曰毋執事  
之聲音顏色始得接見尤進乎圍墻之所窺識者  
而前士大夫所稱譽果足以得其似也當是時有  
能脫去桎梏加我以冠履法服令之得爲人其體  
使能訕伸坐立其手足使能持行其耳目使能視  
聽其禮貌使能揖遜退避其口使能道古今事變  
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憑軒而聽之  
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僇之民爲世擯斥雖欲自  
進已見逐於君子門墻矣柙又焉敢振金鐵亢明  
刑揚其惡臭塵觸於執事之庭哉雖然嘗聞聖人

樂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殉死智士不廢時以立  
功所謂樂天而知命者道德備於已險夷之來非  
我所致比利害升沉通塞之故舉弗問焉則周公  
居東孔子聞陳其人也所謂守義以殉死者不幸  
而禍變加我者或是與雖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  
或不是與雖死以順受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於  
義則止爾若苟息之死節叔孫豹之守難彼誠深  
乎是者也所謂不廢時以立功者畧小嫌以自汗  
藏器以待時而用其道於天下者也畧小嫌以自  
汗者所失者一節而所全者大分也藏器以待時

者權也而用其道於天下者番大名於天地洪濟  
萬物而大行斯世者也昔子犯之負戈管仲囚檻  
而顯齊者非與夫捕以盲昧墮死刑誠見黜於周  
公孔子者若荀息叔孫豹則爲其君引節今捕綠  
警坐誣而雜之極刑仰狗死其所守者何義其獨  
捕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再見疑於太守  
張公使有解倒縣者得沒其齒終其愚則捕額爲  
伯臣執鞭夫豈無膚寸之功以謝天下哉今特囚  
拘牢狴夫冠飾而聯緹之其體非復能語仰坐立  
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視聽其體貌

非復能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古今事變明仁  
義陳帝王之跡假令執事致之堂陛賜之跪使出  
話言不過頽然一因而已又安能決智臆開口一  
辭爲君子應對哉夫捕淹獄數年心思輾轉每傳  
鐘鼓及獄卒喧呼警報則便悸怖久之始能定日  
間與囚徒雜處或勉強一笑不過亂愁苦忘兒女  
思爾非有所謂樂然後笑者也使憂能傷人則吾  
豈可以延歲月不死哉比年來桎梏無晝夜或爲  
文賦腹藁成則請於司園氏解刑而後書已則復  
刑以故多鄙俗無足觀然猶不以爲耻而獻之官



府亦欲司命者知柎頗從事於斯免撻笞云爾夫  
虎豹惡獸君子忘其兇穢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  
柎兇穢異於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爲君子之所寢  
邪謹錄舊所爲文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三十首託  
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宿敬上執事倘忘其兇腐  
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月之光而賜之以不  
死之惠俾柎求士大夫所稱與親炙盛德而叩其  
鴻音則夫園墻之所見內黃之所得者愧然而失  
矣柎父母五年不葬而二子一女死闔門蔑絕無  
所統繼濟之士大夫固能言之今不敢贅唯執事

垂察

上郝南峯吏部書

柎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  
太白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  
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  
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揆咎而取徵也夫  
德肖朝菌形類聽蛄生如植槁梧亡若覆瓦灰然嚮  
靡延長頸極號嘯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僊  
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拯死亡者哉柎聞荆  
楚連城之壁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劍屈產

齧膝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齊秦吳楚  
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廐以養之累踵曳跣  
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  
目而觀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  
驕貴蕢草草履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柎木  
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  
體梁肉不適唇繩樞瓦缶長大子孫閭巷不聞金  
玉之聲勲葉之貴擁貂獬乘魚軒揚眉濶論視猶  
土梗草苴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  
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于百世之下以竊慕于

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處士  
垂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銜玉不售置吾  
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泉  
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効納忠  
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斷之計逐什一  
之利致富千金爲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劔戟  
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之中一陷穽網懼之  
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  
縣竽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  
雖端凝冕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駭矚頓走反目而

不觀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柙負違俗  
之難抱獨任之釁挾撮壤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  
馬之斃痛狐狸之掩靡不愛柙一死者矣况夫潢  
汗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磔  
笑於周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笑惡於  
大方也夫柙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  
家益無賴圖致之死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之  
刑尚賴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貲一年乃復皇網掩  
其罪周網繚其膚申索繫其足垣鼠不避齧其髮  
髭被聞市塵之音商販歌嘆愈於鈞天之樂薄解

束縛稍置散地踣躑僂俯愈於帝庭之美出檻域  
寢苦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晨至而晡進試  
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駝之羹赭衣短褲不掩脛胫  
畧備燥濕愈於魯縞之繪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  
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惕於法伍李固斃  
身籬缺塗毒金鐵俛首垂涎嘔天椎心而流之以  
血何以踰此柙聞蛟龍失雲雨則更鱗波濤殞骨  
泥沙士嬰禍羅則毀身亡名折節狗死今柙形辱  
志降長謝洙泗則聖賢之逐客覽清聖之鑒則鴟  
鷂之餘肉何地而不可委辱而柙含垢忍耻延一

夕之命苟活溷壤溺血之中不能蚤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徼鄉里之惡者是非禍覬徼幸而利大於媮生耳竊懷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之行故敢冒死上陳願執事憫裁聽察其至柎聞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趨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讐言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搆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汗世主之量高不賞之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

於前駟馬不能捷之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柎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柎寘身園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敞廬未幾而黃池之孽作黑山之賊舉挾垣破屋戕先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柎孤立無兄弟犬稚甫九歲卽亡次子三歲亦歿死寡妻孤女煢然在室族人攘利變易不測竊恐栢舟不可爲誓陳人之媵或加於我盧處子矣柎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秦而相甯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

豈竊世主權利富貴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秉時  
奮智行義達道樹勲業爲不朽爾夫柁自稗齒學  
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  
古人效鴛鴦之姿蹇步留割羸有所建明於斯世  
也然兀磔之材璞匠所棄制朴之不收縉紳士大  
夫之弗齒中風狂瀾觸昭憲之網弗出者三年矣  
奈何遽死而不急聲烈呼於執事左右哉由是觀  
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則統  
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徇近名孝不寬昔曹沫將  
魯不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匕首劫桓公歸

魯之侵地以雪衄師之耻今柁欲包曹沫之羞以  
反三千斧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藁街之觀歎  
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小垂憐惜宏天  
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感於世俗之惡拯袂  
水火空淹滯之寃以成憤抑之志柁卽白骨復生  
載覆盆而波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與陳龍泉大理書

世間物有異類而同情者故蒙牛殺麟猛虎負隅  
羸鹿走挺柁竊以爲禽獸之性怵於死不過愚中  
傷血肉惜毛羽骨角而外不知事夫人則不然特

秀萬物善智慧悅親戚交遊急耳目四肢之愛臨  
不諱之期陳取冠履故物羅列諸兒女妻妾滿前  
執手喟語咕咕屬後事視禽獸無所省而死者  
遠矣夫君子則不然任天下重器身百世之規道  
誼未盡下見滄於閭里而上無王伯之遇不幸遭  
變則含穢詘辱嚴周身之防以圖事未效視夫人  
畧知省而死者亦遠矣今柩無君子之行而私有  
志焉自愛於其死日者柩以傭奴故坐法御史樊  
公察其誣而出之明年殷公按郡尋寘之死而柩  
父母在殯啣不共天之寃絕宗祀之緒濶倫理隳

民彝姓名不著無補益於世與盜賊同斃於法伍  
則柩安得不寒心酸鼻而死哉卽死不過於二三  
禁吏之手與羣儻嗚嗚相悲咽而已又安得諸兒  
女妻妾滿前執手屬後事哉且犴獄幽虐之地一  
夫辜死則暴之數日始出落髮髻變肌膚巨鼠如  
狼噉其面目甚則羣嘯抉腹噉其腸胃脂膏相靡  
於垣墻之間是不得惜毛羽骨角如禽獸矣今柩  
待死何以免於是竊聞禮君子決獄有赦重附輕  
之義思柩骨肉無見笑於牛虎麋鹿則執事之賜  
焉唯留意幸察

上吳少槐吏部書

楚頃襄王好畋獵，爇齧御人脛。州侯、夏侯請從，爇楚王曰：「已卒飼之。」虞人之餼莊辛，見楚王曰：「臣聞大王獵，爇齧御人脛，也有之乎？」王曰：「有之。」曰：「王之爇孰與於王之御人？」王曰：「御人貴，夫王不賜之，磔也已甚矣。」而復予之餼。此王率獸食人也。楚王曰：「先生之言諄寡人，奉先王社稷，雖不肖，豈敢比於率獸而食人？」曰：「者爇將烹寡人，已令處爇深宮，深宮不逢，不若誑虺之厲，不敢爲妖祥。」此爇之桃塗者也。它日爇在朝，暴客邪佞之徒，不至持戟宿

衛之士，日事高寢。此爇之泰阿犀甲堅城方池者也。又它日爇出郢超黔中，過夏州，還獵蒼梧之野，軼熊虎，驅豹裂腦，血鮮于巖谷之間，窮軀彊幹之獸，東走齊青丘境。上此爇之涖盧，矐繳藥銛陷穿之利也。夫爇備三能，寡人弗恤，從貴人之請，是磔三能也。寡人何靳於虞人之餼，莊辛曰：「善王之已也。」存爇三能，夫柎齧僕人之脛，讐家因矯殺之厚，誣之死，執政不肯深原，論曰：「抵罪此爇之將，磔也甚矣。」夫負死罪待磔，誠不足惜，竊悲夫先人暴露，二子就亡，盧氏之鬼將乞食於誰之原乎？執事誠

已柙死編名司里保副之間讐服犯教之民如驅  
豺狼柙且爲鄉里桃塗爇矣若不獲命願賜徒配  
遠放焉處都會監門持戟禁呵國之姦細柙殆亦  
爲要路泰阿犀甲堅城方池爇矣抑亦徼惠太公  
之世得賜流竄荒裔乎抗旌西夏還戍漁陽礪劍  
飲馬長城之窟使旃裘引弓之民不敢南向牧馬  
柙將亦爲國之落盧增繳藥銛陷穽之利爇矣夫  
執事憫柙一死聽命以圖事三效此豈獨楚爇被  
顯惠蒙福澤於頃襄王哉

上張鵝山侍御書

柙繫獄刑罪深重蹈不測之誅忘日月晦朔之變  
形貌銷穢伏棘垣而待鈇鋌者於茲七年矣然猶  
不揣輒上書當道自明以求幸納於速化之域是  
非獨愛狗馬之命故爲是諛諛爾誠以事實極枉  
議者因緣文致不肯平反卽柙生不能辯一旦陳  
屍東市飽鴟鴞豕犬肉滓旣化則柙又安得以浮  
游鬼氣往來於王公大夫之前開口一雪其冤乎  
由是進退無據慌汗號呼於梟鏹之間以畢其餘  
惘而敬聞命於下執事柙聞傳稱舜爲天子臯陶  
爲士瞽瞍殺人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爾夫瞽瞍天



子之父而臯陶執之爲能用法焉設使匹夫匹婦  
罹無妄之刑事可議也情可疑也獻讞之辭不能  
持其平也則臯陶將惕然弗安若已推而納諸溝  
中申其誣弛其刑不正其辭不已也然則臯陶何  
心哉母亦曰法者受之天者也士師者奉天之法  
以佐天子者也吾執法能無天子之父而不能恤  
匹夫匹婦之冤敬於大慢於細褻天之法士師之  
罪爲有大焉爾故其言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則臯陶而已矣柙  
爲僱工人張杲本家圖死縣官以私怨寘之大辟

暨柙奏辯下大名張公勘問仍作僱工今大理駁  
章曰張杲之死似非一人一手所能致恤刑覆勘  
曰本犯執稱毆死張杲係僱工偷麥堅不輸服是  
誠其事可議焉矣情可疑焉矣獻讞之辭不能持  
其平焉矣設使臯陶見而覈之將執其法而遽殺  
之歟抑亦申其誣弛其刑正其辭而原之歟不然  
何臯陶嚮昔施於匹夫匹婦者今獨薄之於柙是  
豈士師有二法乎哉或詰之曰子言誠似矣然子  
文案連抱窮年之獄孰肯忘上下之嫌子立以救  
子哉柙曰不然獄文誠無所疑在所不宜開苟有

所疑雖百世之下猶或非之况乎數年之事是非之公尚可問之三代直道之民也邪昔者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斷以大逆孔季彥救之而免南康囚法不當決監司欲誅之周茂叔擲板於地將棄官歸而卒全其人是二公者浩然之氣直塞天地故於今不衰焉邇年巡按胡公按郡諸公救柙曰冤胡公曰此卒不可殺以待來年察院爾柙愚雖不見明然感天地覆載之恩者未嘗不耿耿於懷也何獨私念孔季彥周茂叔云執事盛德遺愛流布魏郡南鄙之民被照臨者仰

如天日柙固竊處園墻恒切衷私孤子之望父慈女之慕母不啻過也緣執事在古臯陶之位故柙得以臯陶之說進輒復忘其臭穢敢獻俚辭文四篇雜體詩四十七首畧抒冤衷唯執事垂察幸甚幸甚

與耿忠菴進士書

孟冬十六日臺人某來揖司園氏曰汝爲我語盧柙屬者進士耿公過濬訊訪而寃狀曲垂愍痛諸所云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徇馬文辭早晚消息得原報柙愚聞此伏地叩頭泣血下曰

柎不肖弗遵師訓蹈履乖妄鬼神恚橫被譴厲  
疾首園門抱不測之誅爲名教所不齒者於茲八  
年今耿公乘驛傳未遑稅鞅遽賜問一囚抑不知  
柎以何因緣得見幸如此然柎知有所感矣請敬  
陳之夫天地萬物交錯水火相薄精氣通象類  
流動各以召應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感通固神  
化之能妙用符契之機也獨無觀於會稽之山夏  
后氏之穴焉爾乎隴嵒嶮岬寥乎其深虛也不知  
天地氣至則洩靈稜出雲霧變化虬蟠盤旋如車

蓋旗幟盡幻怪於山谷之間嚮之靜淵者轉而劃  
然軼蕩也夫夏后氏之穴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  
豐山有九鐘焉邈緜曠漠偶乎其塊獨也不知夫  
霜降氣凝轟闐雷觸天然自鳴於大荒之野朝遊  
乎瓦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於師曠之耳  
夫豐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丘有虬鳥  
焉秋深蟄籟口向宿不知春社旣臨儵然竊杳忽  
入華屋少出於珍奇花木之間冷然而乘清風飄  
搖乎太清雖有落盧矰繳之施弋人將弗加乎其  
上矣夫沙丘鳥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燕臣鄒

衍縲頸繫獄頽乎其刀鋸之舐鼎鑊之哉也不知夫昭王感吁霜之事按劍解頽尊爲上客卒之推運五德談天地四海九州之蘊吹陰谷之律使五穀繁殖夜爲虜晝爲賓夫燕臣鄒衍其感之最著然尚違遠而難言也因是知今日之事柁嘗受誣大辟伏金索貫三木與盜賊妃伍惘乎自分爲天下大僇也不知夫耿公方受命南還揭旌黎侯之國而感馳乎燕趙之外觸臭類存冤僂令柁違去塗炭存先祖祀畢少壯之志雪一劍之耻然後仆質橫分以身首謝士夫卽柁瞑目而耿公之德已

塞乎天壤矣夫柁囚居九幽之地有內死之心無外望圖生之意臺人云云蓋耿公感之以天也而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也夫積誠弗竭則著之言辭言辭之不足則據之以爲文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謹以荒疏并舊作四賦十冊敬上伏唯高明垂覽焉柁頓首頓首

上晁春陵內翰書

前五月內節判馮公來署濬事之三日臨獄閱囚出明公所示手書文采巨麗懇惻過甚皎乎如春陽溫乎如挾纊旣枯之骨勃然復興此誠造化生

育萬物之私非世俗偶然一得之效也。構愚不勝  
愴恨，伏念五六日抵於旬月，精爽淪喪，恍恍如失。  
東望稽顙，渺無涯涘，竊唯載古在昔，賢豪之士顯  
於側陋，若侯生見顧於夷門，馮諼蒙任於薛邸，毛  
遂脫穎於趙庭，薛公納春於旅次，是皆感會風雲  
遭際世運，適見龍之時而受知於大人者也。繼茲  
以征世道交喪，玄纁蒼璧之儀加於世胄，冊書赤  
訓之章不出侯門，陳平之巷絕長者之車，韓康之  
廬乏束帛之戈。過此而言，取士於管庫，魚鹽之間  
者，吾未之見也。矧夫弗潔之囚，三木囊頭，長錮犴

獄者哉！夫虎豹之皮，人取其文，而或畏其兇；犀象  
之骨，人愛其材，而或惡其穢。是非虎豹之罪，皮與  
骨固足以厚人之疑也。柎以傭奴，故致晉師三豕  
之疑；涉樂正夔一足之誤，陷法象之地。備撈楚之  
辱，殫周勃之金，嘔條侯之血，蟣蟲生於肘腋，胼垢  
長於肌膚，縣衣如鶉，結髮如繭，節留暮秋，獄草委  
歇，仰視鴻鴈，噓噓南翔，思欲振羲和之轡，頓六龍  
之首，折若華於陽渚，躡倒景於崦嵫，天路永遐，喟  
言莫昇，神往形留，我勞如何。昔稽康以忤權而臨  
刑，蔡邕以浩嘆而當僇，陸機以膺譖而致命，禰衡

以抗俗而膏鉞此數君子者功成行著生則縣名  
於霄漢死則垂芳於竹帛長逝瞑目夫復何恨哉  
若柎讀書幾三十年叨光於禮樂之域獵芳於詞  
翰之林上不能效駑蹇之力於當代下不能立清  
修之譽於鄉閭徒以曾參殺人之謬與盜跖聯頸  
而死嗟乎人生至此能不悲哉顧念形影寔知究  
穢柎竊自分當爲世所棄又安敢蓄不訾之懷望  
大君子收恤明公道塞二儀光照四海奎璧之章  
格於上下鸞龍之文奮乎遠邇將使徐陳奉轡應  
劉扶轂屈原擁篲於前子雲擔簦於後此足以徵

明公天挺之聰顯昭代人文之盛矣 今上注意  
翰藻明公制作實回聖眷雖漢儒白虎石渠之遇  
茂以踰此夫盛德顯位巍巍如彼令聞廣譽赫赫  
如此然猶投人夜光徼福囚虜慰冤寃於梧丘解  
貳負於石室垂太息於幽垣示昭曠於天下孟嘗  
平原信陵諸君號稱下士未易幾此柎感恩無地  
敬敷委曲臨紙抆涕痛深心骨唯不惜帷蓋終惠  
犬馬益幸

與孟龍川書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自銷漆以用而割樗櫟

之材以癰瘡不適用而壽竊嘗笑此語爲不關世  
故墮四體偶槁木土石能言誤斯世而已及觀夏  
商末主殺龍逢囚箕子劓王子比干彼三賢者視  
死如往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不割也未嘗  
假以癰腫不適用而壽則信乎周言果爲過論也  
夫龍逢箕子王子比干樂然而死者其道誠有所  
重故生而有不用爾曩使苟於殺身無關綱常倫  
理之道此與匹夫匹婦自縊於溝壑同彼三賢者  
尚肯銷其明割其用潰其癰瘡徒適用而弗壽邪  
然則周之言或有可取歟今有人薦高第職在司

諫或監察御史給事中官犯顏直諫膏身鈇鉞與  
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則亦何恨於死也若乃讀  
書行道身未荷人之祿手無析人之圭徒以讐者  
文繳矯誣啣冤抑負明刑與一切盜賊奸宄無賴  
之徒同斃抑安得不有感於莊周云僕繫獄事本  
末執事悉備而我廬氏在濟世世業農無公卿朝  
士大夫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肯援手者而僕  
亦不敢出私怨言分定故也假若趙盾受械狐偃  
當僂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克匠作子產季良叔  
孫豹石碯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觀之彼數君子

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怨者疏之也戚之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故怨而有所不屑也奚若是分定故而已矣今世大人君子有能興哀於不報之地僕得末減遠徙邊塞汚胡虜血刃死爲國殤雖未能從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比之徒死圜墻無分毫効力當代者不亦遠乎哉私念至是前莊周所謂愛其明惜其用守癰疽無用而竊壽者僕誠無取焉執事以爲何如屬者聞執事於王四府耿進士前極稱僕見誣狀又出所作四賦塵上此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持去滕

王閣圖乃正德間山東馬生手所摹者尤工緻其畫額記中語率僕寓言執事一一詳之始見不知其肯爲僕一雪涕否也令器朔平華平俱才識高邁恨不能相見語唯執事善教不枉其材幸甚

與王鳳洲郎中書

枿負質犬馬不能操執有所自立中風狂走傾跌谿險釁沴所積卒與禍會往年謝逸人四溟狀枿寃誣明公哀其侗愚爲枿白請上官蠲出垂死之齒旣又爲之詩以誌喜音節愷亮寄情悽惋真可以借金石感鬼神令人讀之嘔噓心腎流涕垂血



無已也。柙承此北嚮叩頭不勝愧恨。竊謂柙刑俱  
小人未嘗接待大君子。顏範而荷眷如此。獨以往  
時。犴狴森密。無由裁報。中心愴熱。忽忽彌年。今始  
脫刑網。伏跡茅茨。將飾固陋之愚。款則辭蹇而瀆  
聽。鉗口是尚。甚非仰答鴻鈞播物之義。故敢畧陳  
微悃。唯高明採察。柙家世農畝。無王侯卿相之貴。  
豈雲焰薰灼之勢。繩樞瓦缶。長大子孫。獨柙顛蒙  
廁諸生講席。曾不能以此時對揚三策。上輔明主。  
又不能資藉夙儒。鑒視已之毫髮。恣睢傲物。獲罪  
上下。斯已。自分投跡豺虎矣。庚子歲。傭奴狗盜本

家排塲巖墻撲死。時賢不察。寘柙極刑。囊首鉗足。  
囚鞠幽室。惡吏好貨。榜楚毒至。吞聲飲血。苟活於  
溺溷之中者十二年焉。夫柙始之以嫚敷之罪。繼  
之以殞軀之禍。濟之父兄信雖仁賢。見柙如是。固  
已視爲螻螻之肉。而柙豈望全其首領。復拜祖宗  
之墳墓乎。明府小峰陸公蒞政之初。篤察冤抑。爲  
柙平反。窮辭極力於臺憲之際。然後氛霧再廓。天  
日迭見。嗟乎。時旣逝矣。魄旣澌矣。忽焉來復。此何  
世矣。所恨二親並暴。三子同喪。終天永訣。弗克臨  
葬。出獄之日。託跡閭閻。偃仰穴繆。傍徨四壁。臨日

顧影悄然傷羸瘵之思勞積曷已昔楊子幼既  
貶斥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彼特以荒淫自娛良  
未極夫此爾歲凶瘠邑猶甚柵妻女八口親舂糠  
糲拾鳧苳草根以供煑炊夫數理所不能過者雖  
大聖亦不克免仲尼天縱至其變也厄於陳蔡矧  
柵齒齢之末夫復何所云竊又恬於利勢每讀烏  
保猗頓傳見其賤市貴販逐倍萬之利輒汗流被  
面貴人之門耻爲曳裾蓬箔煙囪舉自言笑非唯  
世之喪柵柵亦喪世矣縉紳先生見柵如是哀其  
窮時時存恤而柵亦逡巡惶惑不敢出見諺曰焚  
其齒曳其尾伊誰之耻斯柵之謂也抑予又將何  
所怨懟柵鄙穢誼不敢以此言進者仰惟明公嘗  
出柵水火負戴之私切於夢寐其處已行事恒若  
慎越惟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公知人之明惓惓  
之衷冒死上聞外錄所作文賦詩共三卷隨楮呈  
覽乞叱入裁教幸甚幸甚

與申洄野書

伯樂適燕燕王請見曰燕雖小固冀北天下之馬  
數也寡人有馬願先生相之伯樂曰喏燕王召圉  
人捧上乘以見馬肥而茁潤黃金白璧之光流於

月題伯樂曰奴馬飾之爾明日捧中乘以見靡  
策絕兩銜介睨騰躍而矯齧左右也伯樂曰骿馬  
不可御爾又明日捧下乘以見濇溺膠其腹菽汁  
液其髮骨象峻嶒進之如有疑也退之如有思也  
俛而噴仰而鳴若有所言而不能也伯樂改容變  
色一舉而三失走見王曰臣相馬三日一不中法  
今見王之下乘夫下乘固天下馬也而王斥之外  
廐毋乃枯之皮毛而不能索馬於牝牡玄黃之外  
乎燕王曰謹謝客寡人弗識也夫今天下之士華  
言善服者居上乘奔利據要者居中乘言衷行成  
上微君相之遇下見困於艸直泥塗見惡於鄉里  
者居下乘足下於貧賤之士則延之於閣賓為上  
客賜之坐及之話言足下胡不枯之皮毛獨能索  
士於下乘哉子相士之伯樂矣

再上李東崗書

柁聞魯使人於宋踰梁父之險捫織葛陟鴻崖俄  
而力屈絕援墜大壑中三年飢茹松栢之葉而渴  
飲霜露吸夜氣風雨之所激射虺蛇之所吮齧山  
精魑魅之所揉捽艱苦殊狀其濱於死者數四矣  
然其人極聲號嘯求拯於途旅往來者然皆聞之

去而弗顧也間有顧者不過攀危木踐滑苔側身俯首矐視嘿然駭慄輒引去不抃然卒未知其人死與否也明年魯人伐宋攻其城公輸子載修具贖輜器械往過之而其人猶存活力疾疇之不已公輸子垂長綆千仞下飛櫓雲梯以致之其不及崖畔而康居者尋常尺寸之間爾然徽纆中絕愈益墮其人幾死夫然後知命之窮極理數之未至終自悲憤至死而無所仰矣柝彛昔不遵師訓陋寡聞道瞑行徑趨傾跌殞仆沉居園墻之中食惡糗糲飲蜚毒之水金鐵鉗其脛蟲蚤蠹其膚冤厲

嘯嘯之鬼振於夢寐震嗥哭而望救於世者於茲五年矣然亦有聞之弗顧者有顧之嘿然駭慄引去者竟未見其能披髮纓冠而往抃之者也往年執事自諫垣臨治大名柝竊私心喜之曰李公位隆德盛道光而化普行獨而思淵浩然之氣塞虛天地執造化之契而施再育之恩者此其人矣於是仰首長鳴極其聲而號嘯之時御史胡公行罷執事慨然與張公吳公明其冤而抗棗之益力雖公輸之救曾使不過若是恩也向使胡公少有察薦天隱之意出柝幽谷濟之崖畔以抒執事一夫不獲之

憂抑亦何損於政而乃隳柵淵壑踏躓彌年雖與  
哀望至竊恐公輸厭聞而長往弗顧令柵陳屍坑  
谷喂野鼠鴟鴞宗祀滅絕妻妾改醮則先人之柩  
誰能泚頽睨視覆以一杯之土哉夫柵罪文始末  
執事已悉今不敢贅但張杲實柵傭人彼家排墻  
撲死遍體傷痕夫豈柵一人一手所致佐見俱悉  
苟訊及之其情立見矣今刑部駁章覆勘坐此齟  
齟乃張公復令濬縣勘問夫積獄旣久若使下官  
奉承刑部旨羅織成獄是猶重關金墉而固之  
以鍵又安知死所哉伏唯執事闡公輸之仁哀墜  
壑之難接之長綆飛櫓雲梯以慰柵極聲嗥之  
望庶使墜者不死塋二親之柩全妻妾之節長育  
胤嗣以成我執事興滅繼絕之惠柵少長一日畢  
盡志願執事所賜豈有涯涘哉

駸駸集卷之二

黎陽盧枏少楨著

啓

爲濬諸生留賢令陸侯啓

濬學生某等齋沐企悚謹奉啓大台輔侍御揚公  
臺下其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某聞有虞膺曆而  
咨命羣牧夏后宅揆而式叙九功哲懋官方業闕  
天緒聖神罔極茲焉託始嗣是載往雲涌川徂若  
公旦報政繇魯惠於優渥尚父奏功捷齊聲於標  
亮漸摩淺深之術胤祚興衰之運世固可得言之

矣昔子產蒞政訖言屢騰滋世殆又詠歌始暢卒  
使楚師望塵於溱洧晉人捲甲於曲翼由斯論之  
履任久暫之效不可誣已且夫卓茂遷密境絕飛  
蝗牟融宰豐治存異跡史雲萊蕪釜魚蜚唱孔奮  
姑臧盤蔬育馨蔡彤偃師詔書增秩劉陶順陽童  
謠發嘆之數公者權僅百里之用秩非萬石之貴  
園時奪物職豈無由夫泰山之坻詎一朝之雷城  
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聖人又適其道王者期世後  
仁稽古載昔風猷弗舛爰惟有濬寔衛故墟河山  
相薄雨暘互患夏燔槁燼秋旅魚鼈杼柚蕪薪鍾

庾糞穢國賦報征官師淆亂男女劓劓馬牛通沒  
困頓狼狽流離貿遷擱宇之餘鞠爲禾黍娶婦坐  
嘯野哭晨興村塢蕭條痛心在目雖賢俊繼踵頗  
加損益然宣尼不著世喪道矣介石獨往皆懸於  
守經者也人皆守經則天下幾於無權矣是以結  
繩之政治秦則柰干羽之舞敵愾則靡何者勢窮  
於不可用則用者退事適於不可禦則禦者來若  
迺昧淮南墮髮之論眇孫卿百仞之旨執閔損仍  
舊之談陋董子更張之喻行類刻舟智侔膠柱相  
時之噐殆其不然竊惟濬縣知縣平湖進士陸

摩自下車識量洪邁治椒烹鮮法由社鼠疑思風  
草流潤脂澤功緒宏縉名紀父老故其建學典師  
首先風化恢啓金墉綢繆廨宇浚流距川駢歸閭  
族讐校驛傳蠲除里需藉賑備荒貸種通畝流競  
隸賄靜一奸宄罷斥山石裁抑傳置捐俸養老分  
祿賻士甄表忠貞洒雪冤獄是皆命世成務及經  
合權行昭日域恩曠天波銘表太常之旌功綴羽  
陵之簡豈徒郭子賞識許公亮鑒而已哉是歲十  
月陸以三載考績如京咸曰上當見留上當見留  
則濟人鮮終矣濟自 孝武皇帝以來靡敝不振

尹是邑者若上饒工部侍郎楊公鎮以廉介太原  
監察御史魏公持以公方然卽政非久鴻澤未究  
輒見擢去陸之前事稍集方期大效殫之歲月乃  
可底績若使政訖小康功虧一簣長未洗之瘡痍  
亟轉加之塗炭民命弗堪亂離斯瘼我心悠悠謂  
之何哉夫超絕窮壤非尺蠖之力馳騁千里必騷  
耳之駟終陸之政希陸之人時或改轍償功立見  
屬者公車告啓攀轅若在驪駒戒路截鐙如存國  
境髦倪傾方士庶人蓄怨慕家懷訴書惶走交頰  
翼陳魏闕昔寇恂河內願借一年焦延小黃也



舊職以今方之何有乎爾或乃製錦方純遂斷機  
長往割雞未竟卽解刃弗顧甘棠虛召伯之思繼  
衣勞武公之詠甚不然矣夫萬物之所不通聖王  
因而不奪長舉以顯朝著之用何如好民以樹藩  
籬之固夫賢哲善世民所弗能忘也黜易漸危民  
所弗肯遂也奪其弗忘與之弗遂是謂政盭是故  
朱絃洞瑟希世之音師曠之雅好天琬琰秘異  
之珍宗廟之至寶也賢人君子民之愛也亦然某  
等素荷德教樂育菁莪猥榮桃李簡勞至公愛而  
無厭輒敢進聞儻以秕謬之言枉垂聽覽矜其所  
懇進呈 聖裁特停選擢俾以原任衙門從事則  
藝章無毀治化有終遽爾不效治某以誑諄之罪  
不勝丹悃屏營之情謹具陸知縣十八政隨啓奉  
白某等死罪死罪

記

滕王閣圖記

柁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  
延引甌越瑰琦絕偉爲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  
所爲賦諸所稱引益竒常自語以爲當及壯遊往  
視造物之妙於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柁坐傭奴

事擊獄秋九月巡按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寃平反  
明年殷公追寘之大辟由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  
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公以明進士治濟  
加恩囚儻耕法少寬因市諸所蓄故物得畫一卷  
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達連房阿觀旋室輓軒  
離檐倚棗戟香翔翥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松  
蒼然護映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  
咸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黃衣客兀然  
吹笛無聲焉爾閣陰穹山嶄崿橫碧黛綠騰赴環  
抱流泉濺沃會爲洲瀆石衣萍藻委靡悠然而可

賞者是誠天作地藏以助茲閣爲天下偉觀者也  
於是撫卷慌忽若失縲紲栩栩乎若馭雲駟而超  
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表搏扶搖而游覽於  
閭闔也廼知嚮昔王韓所爲文賦不誣而構亦得  
觀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王閣構未  
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真得肖其形與否今遽喜  
躍爲慶幸如是設使構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  
之美卽當乘元氣遊六合灑乎長往與世相棄豈  
直今日苟活爲僂囚依園牆溲廁而已邪構幽拘  
多感每戍卒更翻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

美田蠶園宅今丘墟矣或曰某見某服與刀鼎奇  
器在若州縣蓋售之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  
能享有富貴窮且丐也嗟乎柎待罪七載視猶瞬  
息斯世已有陵谷變遷之意而滕王閣獨淹茂吾  
廬無聞於縉紳士夫是不幾昧於天道往來消息  
盈縮之理歟假令斯盡爲匪人有不過資覆瓿之  
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靈於柎無啣而吾燭物之  
智不見晦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儁豪爽尤  
深盡理於柎鄙齷友善因持軸語之曰是宜與君  
卽柎不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

幸而見原則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  
泝洞庭越衡陽臨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  
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羈鼠所隣蛇龍所居歷幽  
顯崎嶇之觀以求所謂滕王閣者周章而徧覽之  
柎雖駑蹇尚能爲君歌詠其事舊所藏圖畫烏足  
爲之美歎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家待吾考  
訂姑作記與汝別

世義堂記

秦皇帝令烏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  
寡婦清亦以資見客爲築女懷清臺夫保盲牧長

耳間以竒繒物獻遺戎王清窮鄉之婦賄財免侵  
犯俱未嘗顯德澤物益當代而乃禮抗人主名敷  
四海者何哉周人都河北走汴宋汴宋天下一都  
會也屬杞東賈齊魯西賈上黨南梁楚北趙中山  
饒材木器用魚鹽筋角漆絲卮丹沙銅鐵連犀齒  
華珠璣瑋琕農工商賈率歲巨萬息故其民豪傑  
富者穀千甔釀千石帛績紈紬千鈞錦千純薪藁  
千輶般千引馬千蹄耳度牛羊驢豕千齒減獲指  
千鮐鯉石首千醴夏屋千楹藪墾膏腴千萬畝  
則負氣任俠巧悍爲一切不法丈夫相遊戲悲歌

恍惚怒卽相超距椎擊或居訕誚善罵行姦蠱是  
蓋不如保清之適用財守其業自衛也獨杞巨族  
張公欽廷恩氏幼岐嶷好學濶達寬緩足智好議  
論嘗以忠孝大節自許可語其入曰吾治生猶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白起用兵不是效也乃取之以  
權斷之以勇守之以仁義乂之家遂不訾弘治中  
軍儲告乏廷恩以八伯金往助邊 天子嘉之授  
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是後歲屢歉前後輸粟  
六千石金千餘兩巡撫李公俱以事聞詔下附國  
史又出遠田六千餘畝給無力夫家留邑田三分

之一供體粥由是夫家子孫能免饑寒者無不感  
廷恩德云廷恩既卒二子長希仁次希義希仁嘗  
爲國家捐金五伯兩粟一千二伯石助賑巡撫潘  
公奏績詔旌其閭授指揮使卒而希義承父兄懿  
德尤克自陞金能振施成名家閭閻以故長女爲  
周康王妃康王府屬有以罪逮繫者或求救遂絕  
之曰惡去吾以禮輔王是豈可受干謁者里人鬻  
女償逋責希義問之曰所負幾何對曰五千緡卽  
與錢五千贖其女人有稱貸又不償則焚其券約  
三千餘兩而士大夫假藉者無算焉戊戌秋黃河

決縣官卒不知所爲希義出錢五萬募夫塞其隄  
嗣是軍國不給則接撚輸粟三千八百石而巡撫  
河南都御史徐公魏公俱以疏上自兵馬進階指  
揮使賜三品服色嘉靖丁未秋七月希義以疾終  
于家子三人長曰衍祚美儀度尤精藻鑑處事咸  
中肯綮談仁義樂道詩書傳載通籍諸侯擁蓋拉  
鞮束帛之幣屬望於陶睢陳鄭間四方文學之士  
爭與交游無不欲望見風采蓋翩翩然佳公子也  
次景祚胤祚其所著與兄伯仲孫一人  
性爽篤志力行無異於諸叔語曰君子

親見其後如是彼烏寡之行何爲哉夫富貴之  
氣勢所關匹夫得之可以雄斷鄉曲權奪相力  
抗萬乘者也今夫百金之家一當意則浼所有以  
誇閭巷飾冠劍連翩車騎爲富貴容市駿馬走狗  
弋射漁獵與少年相馳逐由是天下學士大夫聞  
之回面裹足不肯與之言其視張公子孫世義不  
亦甚可羞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易曰存子  
考無咎蓋張氏之謂矣

序

贈郭增序

乙巳歲濟醫學乏承羣醫白之令令曰人無恒心  
不可以作巫醫夫天能生民不能時其飲食節欲  
於是厚授之父母父母能養民不能察其寒暑六  
淫宣洩之宜於是乎授之醫夫醫固所以寄民命  
驅慝癘而安吉祥也孰克膺茲命羣醫曰郭增氏  
可令召增問之曰卽令若掌醫其何以供事增曰  
藜輿藥之材取必菁華達必性情盧扁之所推也  
可以供事與令曰麤跡雖足以衛民未可與善政  
增曰表裏六脈洞察虛實聲色喘息不敢怠逸黃

帝岐伯之所問對也可以供事與今日曰敬通而惠  
惠可與善政未可與無方增曰淵默潛通守一弗  
易行乎神明達之庶績必義氏之所以善世也可  
以供事與令蹇然曰此聖神之化也狹士之所以  
褊心若焉得有是夫命掌醫政於是增乃教膏醫  
和衷癰醫眊標耆醫養老稗醫慈幼姬醫釐婦疴  
醫資獸鳩以空青碗黃犀象茵參勃洩之殊以辯  
廬扁之用焉質以玄脈肥脊五肉升沉吟思癩夷  
之寓以極黃帝岐伯之旨焉顓以鴻潛淵嘿旁通  
裁運之機以知宓義氏之化焉靖虜癰疥潰虜縣

痲仰虜戚施馳虜滅趾邑用康福國無昏天札瘥  
之民繇是對養於父母以合生虜天命之曰天醫  
以復於令今日善遂世掌醫學事

贈劉丞赴興州經歷序

明有天下尤謹於東北西三陲四方歲時職貢京  
師馬類千萬數而太僕遴選中式者則嚴符券飭  
司養以備三陲庸調或夷狄猖獗將士得馬長技  
則能輔轍成大功 國初濟編昨馬幾千伍百匹  
春秋例上太僕者十之一有司以是爲重請設丞  
一人主之訖嘉靖丁亥大臣議縣官經用大空宜

損冗貪節用奏罷可由是濬微部馬丞者十三年  
歲己亥復建官守而吏部推朔州劉侯適今任侯  
被命之明日冠帶入見今工部左侍郎上饒揚公  
拜且辭公曰濬某舊治邑東瀕大河故墟西連崇  
岡浮壤礧礧之原值暎則亦郊無草木潦則淇衛  
溢溢長澧諸陂澤汎濫淳漓湮禾黍壞民舍人將  
爲魚鼈奚問馬今君臨茲土驅罷民以供軍國之  
需其必有術矣侯曰諾適治先陞任廣東道御史  
太原魏公今山東益都進士石公尹於濬皆嚴明  
不輕可與暨侯語悉合因竒其器而委之以政侯

於是竭慮殫材勵精博施爬壅解紛搯撮關要䟽  
排而曲暢之捐擢而延引之間見疊略令民貧富  
貸貫期約取盈唯其褻大於時故歲或甚絀而馬  
無漏一之患有以嚴刑說侯者侯愀然曰某儲貳  
有罪無罪惟長令在予無所用刑爲遂不易其政  
而民愛敬之一出於忠悃用是見楊魏石三公爲  
知人而侯亦不負人期望云歲丙午月日奏報侯  
陞興州衛後屯經歷先是侯著聞上下俱次第薦  
揚褒異極優禮及是濬士大夫聞之皆扼腕曰屈  
侯於其行無歌詩以道之是非納民大公考賢昭



德之義也因著詩以餞之曰

帝奠民基在黎之陽河水三東厥猖以狂訖今千  
祀滄溟而圯禹蹟旣湮金堤沙里右連積灘左介  
浮沙螭盤狻啼孰藝蔬麻林有飢鳶壑有枯骹孰  
克乃來蘇我怨懟帝曰冢宰選侯視良俾侯來尸  
佐此大卮侯之來尸不遑寧食擢剔腎胃以蘇民  
靈拊之媯之飲食慰之節之霖之砭而劑之凡我  
濬人謂侯予父侯有嚴程孰敢侮草之油油載  
彼郊垆駮牝三千斲之有聲泐溝如鳧積路如鐵  
礮礪連驥顧影驕齧泐泐河流雲霧晦冥簸蕩齏

窟蛟龍降精行天匪龍行地匪馬狂此王國以藩  
函夏侯之爲濬載籍有徵豈曰無穀乃有斯行驪  
駒在門攻車在路誰爲長綆繫此日暮日暮柰何  
送侯河干願侯壽考億萬千年

贈楊生序

孟軻氏稱孟施舍之守氣以爲視不勝猶勝也豈  
唯兵爲然雖士亦用之夫士抱經藝適有司或不  
得其當雖屈抑頓踣而不能奪其操力愈攻業愈  
顯神凝而守固不動其心以挫其氣而卒全其技  
此老師大儒之所失守者是豈幼冲學子所能練

要耶是故幅巾而方袍操觚而摛思進有築退有  
度翦綵組績鱗綸煥耀而游軻乎文苑者肩相摩  
韞相掛也求所謂遇屈抑頓踣力攻業顛神氣不  
爽而卒其技者孰足以當之是非孟施舍之徒吾  
獨不得其人楊氏子某年未冠丁未歲文戰於銓  
衡失利歸而求之師覃研披割馳精於翰藝之林  
獵英於綺藻之囿愈益憤勵淬湛盧之劍求犀象  
而刺之挾軒轅氏之慝合律呂歆鬼神以試乎清  
廟也是年復戰於闈以大捷歸此夫孟施舍守氣  
之驗信非幼冲學子所能練要者與夫孟明視濟

河焚舟拜晉之賜曹子手劍而盟刷魯之耻古之  
克復舊物光顯社稷者皆敗衄之餘也今楊氏子  
若是非兵之豪傑則文之良將爾比其選余爲之  
辭既以高其材又以壯其節且令懦者聞之有立  
志也

贈常翁就舉鄉飲禮序

三代養老之制唯周最備國老由胄子著通籍濡  
染之化深故其老易尊尊亦不在所舉獨庶老發  
跡鄉塾寡問學之道故其老難尊尊不得其人則  
墮憲典蠹風化官師有冒公之讓是故州縣有所

尊則辯於士考於社諷於閭閻非上壽不如讌非  
資於故實可辯理而博物者不如讌非夫黜凡鄙  
崇儼雅以極乎溫恭盛德者不如讌讌惟庶老之  
賢者始就舉焉嘉靖庚戌十月朔有司遵王制行  
鄉飲禮於邑庠諸生其偕鄉長老若干人舉北岡  
常翁如讌以狀聞濬侯陸公是其議屆期賓介正  
犧罇陳昇歌清唱琴瑟和鳴翁乃峩冠哀衣淵淳  
嚴翼閭閻循循陟阼階磬折之容無爽於度數夫  
是爲盛德之徵考軒羲之跡紀時王之典錯綜乎  
人文之變篤尚論以鎮雅俗夫是爲博物之驗鮐  
其背觀其齒頰植筋骨熊經鳥視以躋乎期頤之  
域夫是爲上壽之表夫上壽博物盛德庶老蓋無  
幾也翁兼有之於是乎遂如讌浮丘盧子曰爲政  
之道尊賢爲上養老爲要陸公治濬期年得常翁  
其人豈非賢令尹哉周迪以里閭之材與翁孫茂  
才游能䟽其行丐余文亦世之賢也嗚呼尚矣辛  
亥歲孟春吉日盧柟序

贈李任巖遊太學序

任巖子將遊太學濬之縉紳夙友執贖幣入賀者  
幾數百人其內兄浮丘盧子獨病以晷後至就坐

亓巖子以巨觥觥盧子且懇之曰某不佞得侍兄  
通籍三十年猷順友悌無遽聲無苛色兄之待某  
何如也今某有筮國之行兄復惓惓然亦將何以  
教某盧子避席蹙然曰僕刑僇餘民也奚足與有  
言雖然抑聞之曾子有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  
故君子狎以勸交而莊以成其禮吾少也於子甚  
狎今長且老請濟之以莊何如夫聖人之道廓之  
則體夸散之則用細夸盡而細遺雖大不行命之  
曰曲士其說有似於奚仲之爲車正也夸與細偕  
乘之以慢心焉則備行之業荒命之曰墮士豢龍

氏法之故其術衰行成業修由是君有所弗砥於  
治也民有所弗潤於澤也命之曰棄士公孫僑耻  
之故獨著夫夏后氏以奚仲爲車正也輶鞅輪駟  
之屬備獨亡鍵駕之使行則覆焉不進尸子曰文  
軒六馱無四寸之鍵而車膠者小亡則大者不成  
也豢龍氏好龍求其嗜慾以飲食之未幾志怠龍  
亡去鄭公孫僑者博物之君子也與子皮俱事簡  
公定章服比井廬備火政應對辭命雍雍揖遜於  
大國之間西平晉南禦疆楚卒保鄭國孔子曰子  
產古之遺愛也亓巖子能以奚仲周於事豢龍氏

做其廢公孫僑懋其業於戲太學吾無足與游已  
贈陸侯擢官留都祠部序

癸丑夏南都祠部主政闕貞大臣議以爲是部典  
秩所出宜簡授材俊以稱禮讓爲國之義於是冢  
宰治齊萬公列侯名以聞 上可其奏卽日馳驛  
馬齎符促侯履任其少子徐君夢龍段君瑯幕史  
初君學禮設祖帳於黎水之陽遣使丐余文謹按  
侯治濬其邑西鄙馬湖長豐諸陂澤田歲爲水所  
沒者三萬餘畝侯至則命賢佐鑿渠深其水於河  
民始耕穫逾年計得利數十萬斛歲飢倉廩不繼

侯請貸於郡守不可侯曰縣之民非郡之民耶守  
語塞予之粟千石是年秋乏種侯又權宜處麥七  
千石助民播殖之民以垂亡餘得自立飽食思有  
所致效莫不流涕感激相率力以奉侯命由是雖  
大凶歉而溝壑無轉徙之民焉濬靡敝傳置無所  
供上官取便道往來侯輒不應以是皆缺望去三  
年蠲費數千萬緡民不覺利而侯亦無所訾呶若  
侯者爲民任怨是豈當世循吏所易及者耶虜窺  
京師侯謀於士大夫察便形勢高深城池樓櫓觀  
望制勝於千里之外有諫之者侯曰賢者制之不

肖者守之後蓋有知我者吾何恤其臨治首先倫  
藝修葺學舍殿廡時時課諸生講習然皆自振奮  
丕變斐然有可觀蓋侯寬明廉仁不事苛鍛處大  
節尤擊斷無所顧避故有此治效爾嚮時鄉耆馬  
質魯輩不忍侯遽去率其子弟數百人詣闕上  
狀留侯如漢人借寇恂事 天子下其議至是復  
以侯屢被薦剡義不可久淹擢今官吾以爲禮官  
人必先之以論辯任爵之道然後進之有漸別等  
威貴賤上下假於人神以享乎清廟爾使治政未  
協遽凌之大位則其人必喘息頓踣蒙負乘弗堪

之謂今侯所措立赫赫如是而其績又已非聞于  
上行若所臧其功名事業又何止於治濬也且夔  
龍在位必將與侯同寅借力以光輔主上三代之  
英翹足可及也侯復何所疑南都去侯鄉甚近而  
封君胥山方切倚閭之思侯歸而以此獻膝下以  
悅其親享億萬年無疆之休而耕誠有所望哉

送高少尹政西歸序

嘉靖甲寅歲關右高子以濬少尹亟致政於有司  
有司謂高子能賢絕弗去踰時高子益自陳懇懇  
乞罷御史馬公以聞得制可歸焉其同寅大同段

君福山初君張祖帳南門外奉辭於令長右坡董  
子曰少尹在願大夫行事大夫颺解前高子曰嗟  
乎夫子奚若是之行也吾請爲君擇言高子曰唯  
唯大夫曰竊聞之濬衛舊邦左大岷右河黎南走  
梁宋北距燕趙形峻勢固河朔之雄君佐治三年  
民無怨嘆之音而士夫重儒雅之望是故行李告  
戒則閭閻闐然脫駢服要旌竿戴目仰首願留斯  
湏而卒不能遏屬騎之清塵意者君有不殫之懷  
與是何果於行邁而莫之恤也高子曰然大夫曰  
燕雲之闕京室鬱起三事五侯貂珥之家人摩肩

車掛鞋紛紛紜紜霧麗雲綺日夕沓雜笙鐘鼎沸  
時序代謝不知其逝夫聞長安之樂者西向而笑  
過屠人之門者嚼吻而往君之意既有所歉故其  
去者或在是乎高子曰否其雖陋豈敢望外事大  
夫曰鵬搏九萬非南溟不足以戢翼驥馳千里非  
荒阪不足以捷騁故太阿之劍必斷犀象明月之  
珠不照蔀屋何則治大者耻侵細窮遠者惡施邇  
也君負高世之姿被下僚之慙張敞自謂無奇東  
方生故設客難以今揆之殆不出此乎高子曰否  
吾不是爲也大夫曰岱馬嘶北越鳥巢南橘柚不

踰淮鸚鵡不過濟故夫莊舄寫東甌之唵鍾儀服  
南楚之冠君雖通籍王臣鄉土之思能無少摻乎  
高子曰否男子以弧矢射四方吾不爲此也大夫  
曰琨璐之寶豈池隍之毓琅玕之樹非園林之株  
臂鷹垂思於解鞬豢龍逸神於頓轡是以莊周曳  
尾塗中不爲廟堂之龜子真游心物外躬秉巖石  
之末君又膺纏冠冕脫屣之意迺今爲之毛乎高  
子曰否鄙人奚足語此也然相其貌宇氣溢廣頽  
恍乎投刃大窾矣大夫竊視高子之志已得六七  
遂恢曠其說以進之曰大道無跡其虛太空君子  
察理徵之有形日中則昃至月盈則晦來膏之見  
銷明爲禍胎蘭之被蕪實香爲災知機以運神執  
左契以馭物恬身以退蕩放予志以自往樸吾樵  
漁文吾詩書盱盱于于瞿瞿煦煦孰謂之宗以天  
爲墟故夫庚桑順化不釋於老聃之言王倪坐亡  
無見乎齧缺之間君誠往寧復有他說乎於是高  
子躍然而喜曰蓋大知識夫大賢要妙之辭足以  
破我矣因酌酒與大夫別

折衝卷後序

銅梁張公守滑之三載未奏績輒陞北京戶部主



政期行王子大伾侍御孟子思汝再劉子炤文昭  
咸詩賦以頌之而其事則擒盜繕之則折衝卷或  
謂之曰張公蒞政特折衝也邪張公雄雋惠裕足  
智量解紛無梗廩境雜軍屯田而其長又皆武夫  
僂慢猥勢乃張公則仁覆威約之有弗敢背畔去  
者故其經務剽蔽蘊利乘時推化與民偃息天下  
稱最焉未幾河南賊師五亂修西城樓保障廼感  
嘉禾明年饑大賑民生活者萬計御史馬公廉其  
能疏上 天子嘉之詔賜銀十兩纁一襲所在有  
司往勞夫張公雖不由銓考此其譽已籍籍升聞

奚以之奏績而後擢也由是又惡用夫折衝卷所  
云張太乎哉耕曰不然夫萬物對茂無可稱名迫  
冬則松柏獨也其色青青是尤擇夫異者邪今之  
大夫從政規廟畧樹奇功者無不被 召命夫張  
公政雖美猶夫大夫也張公折衝不猶夫大夫也  
初張公視事忽二人稱錦衣馳入挾之以匕首要  
萬金丞簿未入義農未見蒙鍾荷畚之夫未進公  
子立與伍於存亡嘘喻之間斲杯茗溢言笑坦  
訕訕神色無變而卒以計縛二盜設使諸大夫  
及此吾未遽見其得如公否也嗟乎聞震雷者失

者突麋鹿者目瞬駭投壁者按劍志不足以禦氣  
易喪焉耳矣昔曹沫手刃於柯齊侯色懼毛遂頭  
血未濺楚王與之盟彼二君者豈非張公罪人哉  
傳曰三軍可奪帥也若張公所謂不可奪者矣耕  
受知張公既久乃因茲卷槩序其折衝之義於諸  
君子後然而未悉乎公爾則亦不忘乎公爾

爲孫兩生贈張噓山擢曹郎序

太史公曰韓子稱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  
者皆譏悲夫儒者顯易見俠士之不偶可勝道哉  
設有慷慨奮世少有取於俠士者去之日又不得

杯酒彈劍以慰其悲歌別離之思是益有數焉不  
可逃非苟而已也劇孟任俠吳楚反條侯乘傳車  
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固  
無能爲矣夫劇孟布衣耳見知於亞夫豈易言哉  
今年夏濬兩生孫紹芳傳芳請予指其從子采曰  
是父吾先兄承芳以俠聞游燕趙間嘗一應募寒  
下捕虜首功還射於衛沙中滑侯張公過望見承  
芳召問力鈞石兄卽以弓許之未幾疾病屬後事  
目壁上韃曰必以是贈甚勿令我食張公弓卒後  
奉其弓往張公曰噫俠客哉翼日臨奠爲之哀乃

逐今張公摧北部主政召行乞爲我辭何如盧子  
曰游俠之徒投分歷肝重取予然諾徑往不顧千  
里稱義挾帶名雄郡縣者非承芳之謂哉昔孟嘗  
春中原陵之徒皆以王者親屬籍卿相之富招天  
下傑儁顯名諸侯張公以郎官之貴爲匹夫下弔  
方之史所稱忠信賢豪者是耶非耶諺曰蒼蠅千  
里卽附驥尾夫承芳所謂附驥尾者非耶然其行  
必珍其誠必遂存亡死生不易其要而所望張公  
者奚若今車已發軔曾不得爲鉤健天之厭毀斯  
人不已甚哉張公見徵廊寢凜凜易思慮佻佻以自

立陳匡勳庸施之鍾鼎其榮著可量哉是猶扼腕  
嗚咽引領不韋者也昔昭代之士唾手取功名歷  
臺省鳴珂鏘玉乘欸段馬朝夕從容出與張公遊  
或有人避地而處之上下不交冠履頓絕拾草道  
節粒與雀鷲爭食卒不得追希高蹤如承芳類者  
何可勝算也竊甚悲之然猶以爲性也有命焉又  
何怨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又曰敝芾  
其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鄭武公爲政人愛之及  
其衣召伯循行南國人思之不悉戕其君君子曰德重  
愛與人未嘗不以德報之孔子曰以德報德於

鄉曲武斷之士修俠砥行其所攀附不如張公者  
惡能垂譽天壤哉予素知張公者於是因兩生之  
請而寓之以言

善政實錄序

傳曰鸞鳳諱枳棘而百里非亨衢此言易喻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如夫以儒術起家立卿相翊贊其  
主上垂勲竹帛與三代賢者顯名此非偶而已也  
古今事何可勝道哉至若朱邑召信臣蓋閭巷人  
爾其為膏夫上蔡長襃大如長者廉平不苛以愛  
利先物所居見稱述故其去之日謳歌見思而二

子卒以大司農少府九卿著若是百里信易籍枳  
棘何負於鸞鳳哉今人翫習耳目卽有良二千石  
若長令不合佐時久而弗調者遂指爲口實此卽  
虎豹在罔應龍盤泥沙昧者謂其絕文威終不能  
登天澤雲霧而雨四海者是不可大哀也邪嗟乎  
難言哉難言哉君子於賢者之不遇亦可諒已愚  
觀董大夫蒞政行事未嘗不扼腕而嘆也初大夫  
銜上命尹濟而其俗好氣任俠射機利一切獨  
矯不均則諄嘯而訟之丈夫相聚不得則瞋視恣  
言相厄擊休卽六博博蒲作機巧行娼優女子則

彈鳴絃跼蹙其謹俗猶有衛之風也大夫曰百姓  
之行清在上者汨其源爾於是先學宮建青雲樓  
勤博士弟子負職業日省吏定殿坵覈名實邑中  
婦人賢而有節者不時問遺米鹽衾禭征戍丁壯  
分翻武呵於鄉里者趣寘之法不敢復誰何民間  
先是徭法倚重民多逋負大夫料民產率平易使  
自占占亦無所隱而復增益數千口白寺長豐諸  
陂多積潦沒民田大夫循行澤間砥地洩水執築  
金隄防之歲饑粟石千餘錢吏懼不敢白則大夫  
卽上還報開倉賑給以紓其散中官馬廩多水

草不任乃下令禁馳負畜蓋貢內必得賢屬吏往  
計上之其敝獄必悉情稱法必及典章民自不冤  
以報大夫大夫亦樂民之弗冤也時時益自勸所  
部鍾寺野多蝗隧師未及捕有異鳥羣萬自天下  
食之殲顧以後沃其禾弗灾衣冠之士重庶耻黜  
奔競持重而矜節閭閻之間休息安堵相忘於耕  
鑿濟貫之習一變始盡嚮非大夫德化深至又曷  
能歆動上下若是也今年冬大夫將報政於天  
子夫以大夫治行宜擢之以不次然猶埃夫三載  
考庸者其旨甚未易明也大夫宜自信而已卽入

天子問君何以治濟大夫對如王生告龔遂者曰  
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則 天子數其績悅  
其讓尊顯大夫必有如渤海者矣舍人促裝行將  
祖道北門外大夫泣不得自序其績乃縣官弟子  
某等若十人傷大夫之賢不早大用於世也遂撰  
其跡為善政實錄以自附於太史氏若為大夫立  
祠歲時祀享則問之父老或亦有取於斯錄也大  
夫姓董名某字某癸丑進士河南鈞州人

碑

濟邑石侯碑

皇帝卽位乙巳冬十月山東益都石侯茂攀字君  
采以進上來尹濟御史按是邑者考侯政異跡屢  
薦章報越三歲巳酉吏部尚書萬公疏侯治能以  
聞 天子嘉之授侯戶部貴州司主事比去父老  
咸扶杖流涕爭取擢輶幃牽裾凝視侯回目遮道  
請曰侯何往我等得侯如父母育字腹設是賴柰  
何忘我懼痛遽舍去侯何往侯何往是時 上方  
嚴命促侯不可留遂去後人益謳歌思侯壬子歲  
邑耆老某偕鄉民若干輩議為侯立碑以永厥思  
乃盧橋氏從徵予文竊惟濟地北沙東西薄長

豐泊白寺諸岡縣絡埒嶮燠卽焚如或時淫潦如  
漸潭溼艱於藝樹賦煩政擾訛謠繼煽民將轉徙  
維侯下車省視方畧磷制汰度警夷帖險日融春  
煦薰蒸旣至衆廼大固先是太原魏侯鈞賦已久  
媮僞滋甚侯將事預請監司受牒之日出宿佗館  
飭部吏諸不得有所關白羸精劍思推誠萬夫鄉  
胥史保罔肯誑悖丁口息養輸不下萬計明制十  
年覆籍民緣爲奸貨賂交至侯多方裁革老吏咸  
咽娟白手無一錢御河水漲自淇門東下汨汨走  
百里沒民田舍侯曰防以制水猶墉以禦寇羅哥乘

奚盜之禦於是築堤距犬廣如之命監者曰明年  
堤潰罰若役以償由是堤完固無滯處河南賊王  
經率徒幾千人劫掠於延鄆曹濮之間涉侯境侯  
密出奇畫掩捕禽殺之侯爲治務大體不拘小節  
人有過卽不問再則決責之無少貸外峻內仁在  
邑三年無苛虐之行是以民有恒業公鮮逋負閭  
閻之間生長孳息日益蕃殖今濟民或有稱舉輒  
曰某事侯所建明某事侯所罷斥其治行類爲人  
所愛慕如是嗟夫中世縉紳以官爲己私挾聲勢  
靈民往往見惡於世人唯恐其不速去故尹子心

治長安惡少年爾史氏已不少假籍其復何有可  
愛者卽令他吏能善又皆見愛於臨去時獨不知  
其後果愛與否今石侯去滄已四歲而邑人思之  
爲刻碑是豈兩漢循吏所多見者哉因爲之贊錢  
諸石以紀其事辭曰

維庶侯建國于衛德愛弗墮享祀永久嗚呼邈哉  
詩備蔽芾甘棠勿事翦伐召公之德懋著於南土  
石侯以山東名族割雞茲邑翼畏黨敏寅亮天工  
斯民懷賢勒石頌德其歿世不忘之意乎使侯後  
時乘風厲響享高官巍爵致身台鼎輔聖主流治

化垂聲名於千萬世者顧不在是哉顧不在是哉

### 滑令張侯碑

蜀之先黃帝之裔其孫揮好弓矢主祀弧星因以  
張氏故張雖子孫遍天下獨銅梁之張爲近始云  
侯繼其胄名佳胤字肖甫以嘉靖庚戌進士來尹  
於滑先是靈寶彭公蒞政治效循良侯紹前烈克  
勤克慎飾化竟務天明地德光照四鄙甲寅歲乃  
成嘉禾數十伯本侯爲起樓濟人盧構作賦以紀  
其事臺史持節察其才能述彙薦刻乙卯夏四月  
召拜戶部福建司主事於是老翁隨號劍悼崩痛



攀轅持轂橫當車轍遂強喻間去次於黎水之陽  
百姓鬱邑思侯其父老秦綸等將表生祠如桐鄉  
故事列狀先請勒碑傳置予好其款爲辭以慰之  
曰嚙伊岷嶧徹潘開陽鯨湮禹導大陸昌傍山嶽  
降靈精氣旁魄拂鬱瀝擾鍾之於侯膺碩敏之姿  
懋天人之萃以躍跡於魚鳧之里北遊京師灑然  
釋褐 帝心簡在授以是邑稅鞅弗違折節皇術  
撫循耆舊問民所虐痛水火貿算衡石輕重抉剔  
蔓莖敦寒厖固靡不究極但邑故洪河之軌西塹  
白馬東侵瓠子沙灘墳薄萑蘆橫翳高下鉅湮民

用較蠲大歉未竭癘疫踵至天殤札瘥之厄家業  
甚災遠邇交望侯閉閣深自刻引奉職無狀傷爲  
流涕迺延庶富哀列差等以相助籍然又命岐黃  
家寄以生死選開方藥酒濯焦爛憂思勞瘁達諸  
面目由是民生活者蓋不下數伯千計巡撫艾公  
特章以聞 上異其績賜之纁一襲白金十兩邑  
境軍民清處閩雷詐牒雲擁山峙兩詞俱造龍蛇  
隱形聽之人無不扼腕者侯不事鉤鉅片言析理  
應機立斷訟者悅服侯爲國家均徭恐櫻夙弊乃  
內設方略外示疏遠舉事之日寔發驚擊里書

慢不易啓而占丁口幾巨萬明年睥睨甚侯徒步  
禱雨出二十里外比返其雨隨澍歲卽大穰侯耻  
邑乘湮滅治政不著則綜核史載章具典明成一  
家言以凌轢遷固先是燕人有任敬高章者詐竊  
肯挾匕首以千金劫侯侯形志晏如神生智長不  
渝刻蹶二盜於罇俎之間遠近聞之靡不頷首濟  
尹平湖陸公平政愛民嘗城濬民戴之如父母侯  
謂陸公曰滑與荏邑實爲聲援而其城睥睨旣壞  
不幸有變若臨以衝車誰吾與守於是易之以輓  
棊殼應綴與濬城等時北虜猖獗河北諸鎮大城

小邑爲之惴慄獨滑屹屹恃以無恐若侯者將不  
謂爲今之長城哉侯白面少髯温恭懿塞遇大事  
則雲蒸雷奮果敢不避譬之青萍千將隨川轉利  
無施不可翠黃汗血之馬剋陸陸塊不崇朝而致  
千里矣侯之休光令聞垂之竹帛夫豈有旣詩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詭邦人思侯何以異  
是哉因爲之刊石稱伐以盡銘贊之義其辭曰  
梁蓋之墟粵惟坤維金精麗天哲人與期豹變龍  
升千載來遊於皇景運寔命於斯作帝股肱慰民  
雲霓興伏頗峨發飢殊肫智摠神殫紛自化裁人

安物阜厥惟侯其悠悠白雲似侯之旆我欲從旂  
閩海增波海波不增侯舟沛嘉青翰赤羽載游載  
開遵我滑土以紓我思福祿自天維侯克配

滑縣東城門見山樓碑

滑古顓頊之墟隆安中范陽王德據之名爲南燕  
天造鴻紛雄圖割有或登或叛化離反復世代不  
絕故漢酈食其說沛公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  
勝之執曹操亦遣關羽刺顏良於邑北魚池里河  
朔有事爭城以戰議者必以滑爲首乙卯歲上海  
孫侯以新塗令起服來蒞茲土明年丙辰島夷入

寇瀕海諸郡江漳延邵乘勢偷攘腥風虐焰煽動  
江淮上著之賊潛發肘腋揭竿斬草誰何於延衛  
之郊侯行邑至東門城闌傾軋飛堞危觀寢廢弗  
治迺喟嘆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官掌固  
修城郭溝池樹渠之阻今滑如是卒有兵變其誰  
爲干城耶特部行事官師人卒鳩工建謀隱累基  
址自授財用所斲板榦材漆縹堊瓦甃之屬靡不  
織備乃啓窮臺爰始磐石連絡甃甃闔扉落時墜  
以金鍔旗牙劍壁虎豹雄踞巖巖峻如山嶽  
上建樓四楹輪廣高下法制應圖浮柱連樞雲在

鳥逝雜還復疊若元氣構天方地承輿乘壙敵懷  
萬夫奪氣丁巳三月且落成侯暨僚佐酒酣登覽  
前引鄒嶧後擁太行左大伾右石丘四山環繞雲  
霞映皆侯顧諸從事曰美哉茲樓之觀名曰見山  
何如衆謁之曰諾凡此役不干時而績已懋著帑  
藏不啓民享遐福帝心克厭嘉祉攸俦風雨時至  
品物滋潤上女商賈載歌載詠鼓舞忭笑充滿路  
衢非侯盛德何以極是縣丞王錡王文輝主簿黃  
甲典史謝鎮等遂劄隆石銘勒功伐垂號永久以  
風來哲其辭曰

鬱伊殷墟與區蒞隆白馬作鎮黃汗瀆停四隩匪  
宅三民告愴戈矛橫驚若騫若烹哲侯來臨溫恭  
爾雅緇衣透蛇有斐君子行城循隍東門告圮啓  
閉之甯孰不覲我侯曰噫嘻斯誰之尤匱篋見毀  
龜玉以偷爰召耆艾爰誨爰謀敬爾插畚郭爾有  
家京臺旣起飛甍旣會積石鏘鏘威儀隆喝搃此  
羯鼓建彼雲旂百城之特萬里無外康衢井井乘  
夫擘擘飲酒謔笑樂此喬關孰能爲是介帝雄藩  
孫公忝字億萬斯年

檄

大名太守移州廳讓農檄

歲壬寅月日大名太守某檄州廳諸父老曰某不  
佞膺 天子寵命來守茲土作爾邦長牧爾唯雍  
熙寔守之休爾之弗克若化若育唯守之憂天命  
民憲上下寅畏予豈唯夙夜遑遑哉先是予踰河  
徂蒲抵陳留界道遇流餓控訴屢極俾予心有戚  
戚焉夫爲民父母行政令其子弟老弱轉徙溝壑  
而莫之省息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曩者涉冬燠溫  
陰陽奸忤使其民大無麥禾后茲山雪有濡澤渥  
后土陽輝溢溢黃膏流懋然而農事未講也方是

仲春檄爾諸父老其悉心聽之曰緊唯古昔聖王  
踐大寶垂鴻猷馭天立極匪唯弓矢戈矛取威定  
遠足以示武也匪唯城郭溝池飛堞櫛柵足以固  
險也匪唯法象圖數足以應天也匪唯典章足以  
約民也匪唯黼宸圭冕兕虎鮫黻滿龍虬繡足以  
章制也易稱耒耜書載璿璣玉衡用齊七政詩諫  
商風春秋書六月雨周官太史順昔碗土贊王耕  
藝庶人終畝凡此靡不以農事爲首務爾諸父老  
爾山澤依阡陌負暄曝背顧弗躬率子弟深耕力  
耨遂令腴脂封壤境墉弗易榛蕪延蔓使水火之

化不行夫然後上違微科之令下凍餒其妻子貧  
貧不足則棄鄉里背墳墓散而之四方使其廬狐  
狸爲穴鼯鼠跳梁蓬藿橫翳過者指爲丘墟不亦  
悲厚且夫恒產所以養恒心也以故子弟多孝悌  
使無恒產爾欲使子弟事父弟事兄天慈無犯者得  
虐哉夫天不秘其寶地不藏其利盡天地之能而  
利用厚生者存厚人爾父老惰其四體五穀不分  
極之流離困苦而後憤怨天地咀呪民物是惑也  
夫麒麟鳳凰苞彩翩翹不足以充鋪球琳瑟瑟碧  
珠琅玕不足以供炊沙滌桂櫛搗車之苦江藍之

英芳香酷烈不足以給鬻鬻父老滯習尚異急於  
耳目之所難繼顧下近取諸聚手投足之至易者  
何邪夫考玄索意探性命之曠談天人之蘊者士  
正行也而方厭易制器尚象操劑工之能者工緻  
考也積貯市廛行居買販以供征權者商通經也  
而農藏其疆里舍其縛耒徜徉出境何所事乎且  
子聞苞養樹蔬五穀肇始也唐堯平秩東作重務  
也有虞敬長民時勤政也夏后成賦中胤則襄也  
夫聖王崇高富貴方且畜之樹之翼之播之不恤  
加胼慙慙化化如是爾父老恠惘顛蒙頑而居約

金視聖王萬萬不逮而顧求所以過聖王者是邪  
非邪予又聞周制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一穀不熟  
曰饑二穀不熟曰饉三穀不熟則國非其國書有  
之曰民非后罔戴夫民以衛國也國而非國誰之  
咎與曩昔吉囊窺夏大入薄侵太原之墟積粟殷  
陳卒老其師以挫其鋒仍致大俘向使投鞭河山  
以東之國農務旣弛杆柚其空爾之子弟化爲羶  
羶爾之妻孥披髮左衽豈唯餓死溝壑委骨函夏  
而已哉方今春氣融蘇爾父老其親率子弟躬耕  
畎畝者故喻

對

對衛大夫問

衛大夫問於盧袖曰聞滑令張君肖甫以才量值  
二虜先生越境遠咄謂非馳辯以詭世與何偃蹇  
諸刺之已甚也盧袖莞爾而笑曰然誠有之大夫  
固以此請僕僕亦請大夫之未盡善也請復以所  
聞楚王好康瓠委積如山三年不收而化爲鯀好  
黃支車渠帑之以網縞好周之羹商之鼎夏后氏  
之龜玄纁十襲藏之秘府朔旦有事必齋戒沐浴  
而後敢見其物益珍愛之益貴非獨人爲然鬼神

亦自有之也是故黃帝張樂洞庭之野享山川浴  
羣神阜搖乎層霄之外夫瓦缶之音奚足與之感  
天地哉歐冶子鑄干將之器秦乙鑿壇飛廉鼓囊  
雲霧晦冥升降乎上下夫鉛錐之末豈能與之動  
造化哉非獨鬼神爲然士亦有之也夫君子鍾山  
嶽神秀崛起佐世將銘功山石雖少膺險難而神  
明已視其賊夫草苴之智抑安知天之所爲哉大  
夫退曰先生行予小人也誠不能知若事

傳

申氏傳

周道微而棠棣之詠興晉室衰而揚水之賦作先  
王立教始之義詳著於飲食慎密於鬮臬非苟而  
已也將謂親親之道足以昭遠邇而聯疎梗也敦  
天誼齊民情比之以里閭同之以鄉塾締之以姻  
好交之以社臘連之以溝洫會之以井牧視患難  
疾病而差相弔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先王之教民淳風懿俗亦甚厚矣及其既衰離  
父而居背母而炊違宗黨而贅富室竊娣姒之資  
而克婦屋蹠血裂昔於鉏耰井臼之間官長歲歲  
於庭里胥日鉗於市由是廉耻之道喪禮樂刑政



之典闕矣濟鄉鄙民申銳弟遂嘉靖初俱析爨以處役力阡陌給食耒耜備養各適其力以樽節恭儉教子弟畜雞犬黍釀待賓客儲粟帛以供縣賦渾樸同塵偃仰村舍雖太古之民日與草木禽獸媿媿相處者何以過是哉銳卒戊申歲距前異業時約二十餘載銳子文選遂子文進各以材給爲府縣掾屬言動法於宗族行能飾於鄉里聲譽昭於士夫不謀於私室不議於朋友二子各奉其母還合前業廩無異馬用無定器衣無常體奴婢無卒主歲時雜拜堂除飲酒稱壽喻吻權欲以娛其

毋鄉人貶刺則笑甚則拱而退故當時聞者始則斥中則疑終則賢之樂與處民間子孫負貪嗜財產者率直之以鍾寺申氏而先王設里閭鄉塾姻好社臘溝洫井牧之教其義於是著焉浮丘子曰孔子有言禮失而求之野先王典禮草茅所未習若鄉莊魯桓諸侯之貴獨於兄弟不少假焉者何哉有能繼聖統紹易傳法春秋游志詩書禮樂之際而既得其意者予何敢誣焉申氏先人循民俗異土託處亦古人裂封之義至其子孫能忘町畦合室廬絕無忿悻爭爭之意其視尋常不亦倍

也矣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中民  
殆庶幾矣

讚

張公讚

夫聖人明時而變化賢者承運以立義故象緯之  
數物理之化造性命之微極情文之蘊有非洞玄  
源發真闡者不足與議也唯至人者約天地於毛  
髮揔天地於肢體通之爲川塞之爲淵升之致雲  
雨下之澤膏土是故傳說版築卒相高宗尚父漁  
澤濟顯牧野此蓋乘風以振響與期而流福澤所

以神變化也子胥浮於江大夫種滅於伯屈原沉  
於汨羅賈誼沮於長沙馮都尉老於郎署此蓋明  
世階否各適其適不亂行以溢志不微欲以叛道  
所以樂命運立義制也安陵張公爲濟二年治政  
廉平百姓謹誦未幾以病三致政於有司得歸嗟  
夫此非微於變化篤於立義者與吾聞張公有言  
曰榮行不如適性兼任不如守約夫進則仕職得  
聖人變化之權也退則樂行得賢者立義之真也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張公以之矣苟曰  
上下易方台衡有司易遜張公陸沉宜若不相及

然蓋不知黃鵠一舉千里斥鷃翱翔蓬蒿松菌同  
斃彭殤齊年此皆達天地之化忘物我之觀者也  
且夫李斯嘆黃犬邵平匿東門張湯載以牛車長  
編沒於淮陽董賢赫於成室楊雄隱於太玄何得  
於彼何失於此哉張公非台衡之任則有古傑士  
之行其陟泰山踰梁父跨溟渤尋務光揖涓子御  
六氣之辨而遊造化外也余何言

辭

故濟尉靜菴蔣公哀辭

公諱某字朝用世爲登州棲霞人自公以上至曾  
祖大王父皆以端慤直方見重閭里然亦不大顯  
公生年十六以明經補邑諸生遂籍籍有聲公平  
少負盛氣逆躒魁絕探曠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浸  
貫濡潤深入閭喚人有測之者森涵淳泓泐泐然無  
津澗可窺至其爲文則洪放博行糾沓摛擢描寫  
古今人物治亂日月列星水火雷電山嶽河海鳥  
獸龍魚裔祥事詛變態無不纖備一時朋輩咸貼  
然推公稱首嘉靖初有司以公名貢京師天子  
庭試中式例卽教公慨然太息曰某讀書當拾取  
甲乙科第益自奮拔樹功名見用於世卽不遇則

已又安得遠名流齷齪與壁魚蠹簡冊中乎因拂  
衣去遂病風癘家居十餘年丁未歲或勸之仕辭  
以疾旣而曰官無崇卑以盡職爲能孔子不羞乘  
田委吏急爲行道爾始發軔詣吏部補濬縣簿時  
山東毅菴石公以進士宰邑事政精明吏無私交  
上下斬斬端僚輩服公與之言咸中委以政公廼  
觸微洞姦椎堅疏壅治具張弛民咸懌悅未幾公  
疾發大寢濬自縉紳大夫下至園臺司養之士借  
走交致醫藥朝夕咄吊無懈明年春三月癸卯公  
卒年五十二嗚呼登州距海數里海中多山穹奇

然碧而貽貝玉珣珠璣之屬往往依附興吐雲霧  
變化城郭樓障船車旄旗幟其靈異之所窮盛  
之不踰則鍾而爲人必有忠正文彩琦瓊之士生  
其間若公者殆非所謂其人耶或者疑公之事業  
不集早見厭棄謂其靈異所感神怪虛幻以爲華  
而不實之驗若伯夷魯仲連晏嬰田橫尙不疑薛  
宣匡衡公孫弘逢萌皆海濱賢豪是何清淑之氣  
特盛於昔所謂神怪虛幻華且不實者獨寄於公  
耶識者必爲公辯云因作辭以哀之曰  
夫何東方之大人兮矯烟霏而朝荆軻游鑿於扶

桑兮搢若輩之朝光被雲霓之錦裾兮倚閭闔而  
延佇顧余心之佗條兮歸弭節於海渚茲幽蘭之  
芬糝兮悵惛鬱其誰語永修姱而匪遁兮口予埃  
時而輕舉擬南昌之仙尉兮躅衛上之清塵視康  
侯之先軌兮霈洪澤於蒸民翼岡陵之弗墜兮願  
微福於鮪者何造物之膠戾兮俾梁木之先朽歲  
涖灘之吉辰兮揚翩翩之素旄駢馬哀鳴以四顧  
兮悲風起而長號指青兗之修阪兮君於此乎道  
遙送予懷之悵悵兮擬江南之大招

誄

滑尹張壚山祖妣哀誄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滑明府張公祖妣大  
封人訃報至澹盧耕素衣縞馬聯詞越境就其主  
再拜哭且爲之奠禮也歲月罷彩哀雲結觴庭瘁  
織河池凋素芳痛泉室之永隔悼蕙帳之如存想  
賓位而軫念撫靈衣而霑巾國蘊閨彥之思家嗟  
母儀之泣輒興辭於下陳翼旌德於罔極其辭曰  
渾脂既劍象緯殫形式維綸紹肖以儼營罔彼眠  
奚閨闈締初蘭光啓度金龜降精鍾茲美媛於茲  
之里音馨苾辭豐瀉迤瀟幼而嚴疑長則斐疊棲

景昭華應圖女史待年既至比跡乘龍玉笋載珈  
璫掃有容如山如河象服是崇懿此昌軌惠我王  
風鵲巢既居泉水斯賦孝先蘋蘩敬惟保傳陳詩  
挹藻護禮思裕長如之媿緝其永祚兆運家嗣發  
祥元孫岐齒蔚鳳冥海飛鯤影礪方輿聲蔽崑崙  
芳猷殫著義訓聿敦闡闡風清簪襦霜屑春融宗  
媵秋照臧獲弋綈在御紛華匪悅壺政淵宣陰英  
之特造化沕穆幹流變遷氛翳晝晦靈散宵捐瑤  
質既毀瑤鬼無還墮音虛漠佇綵空烟嗚呼哀哉  
閨扉晨啓素帷風開盃醕微陳槃飧將頽帶銷殷

沃襍組髮鬢遑遑有求莫之能咳嗚呼哀哉鴉鵲  
鳴兮黛草殘秋風起兮變羅紉音容霽兮長夜寐  
金膏滅兮蓬篚寒雲仍擗其號咷私倩痛而汎瀾  
顧視天之寥寥雖蹈地其何攀嗚呼哀哉大漸斯  
臨四顧彷徨執手啜啞神色沮喪願遺言於白馬  
杳萬里之莫將卒飲恨而長逝寄永愛於琳琅燭  
山之岳巴水之鄉壘馬鬣兮啓玄臺綬靈寢兮壽  
黃腸諒佳城之不可渝兮享千萬世之休光嗚呼  
哀哉

祭文

祭李復齋郎中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同邑布衣盧構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奠於故河東督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少惟斷患卽爲之決胸臆剝心脊痛哭流涕無已者則其心爲何如邪若題指鎖裂垣澤及枯骹權奪造化之私惠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有聞矣一旦天墮玉棺世喪游龍逝川莫返大夜長扁

維門之調歌傷蒿里之音其罹禍患顧謂之少邪卽令僕不爲之決胸臆剝心脊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可得也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郡導河治民何若風采官曹擅兩部之英王命獲三錫之顯古稱良吏若趙中大夫白公魏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哉既而權奸扇作詔獄逮加公獨處之晏如謫判寧國人固以此高公矣嘗者卿公誣以他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愠色教子課農容心澹漠此豈愁懼嬰心汲汲於功利要勢者所易及邪始僕被罔在獄公於當路曲爲解原當是時僕

貫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知僕  
之有今日也今僕既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爲  
公陳視形魄伸展衷曲極平生冤頸頓踏之苦者  
而今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時也長掩泉壤幾  
日也未亡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既亡又安知  
已亡者今復不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邪抑亦恍  
惚不可爲辯邪或謂禮喪者之墓有風草則不哭  
公之葬已久而子哭之或失之緩審如是僕前所  
云云又何爲邪夫哭之及時者物理之精不可哭  
而哭之者吾道之窮公之靈馮日月騎星辰御六

氣之辯以浮游於兩間者其必有鑒於斯他復何  
論哉

祭晁次山翰林文

維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三月丙申朔越十有  
二日丁未濬布衣盧柎謹以牲果致奠於故翰林  
庶吉士次山晁君之靈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次  
山君少年起甲科登翰苑聲名籍籍於京師方二  
載未幾棄世長往天之奪君亦何速邪次山鍾毓  
竒秀風思俊朗讀書涉濶瀚無所不至肆之詞翰  
備侂瑰琦若周之鼎商之彝陳列左右瀾瀾乎如



朱絃洞瑟非歌於清廟也識次山者謂其材鴻氣  
固爲福壽之徵乃一病洽歲體孱孱而憊心僂僂  
而疾脉理不治卒骨立以死者謂之何哉昔次山  
以事如州治余時在論貫三木金鐵匍匐道左君  
睨之曰去余竊望次山額角骨隆然黥髮豐頤奇  
步遠視夫人貌六法象伎薄者弗壽佳而橫蹙者  
弗壽瘖回闌謾神不矚括者弗壽次山形宇超曠  
宜濟遐齡而顧不永年者吾蓋不得而知之矣說  
者謂麒麟鳳凰不久畜於家卿雲不崇朝而散希  
世之寶造物者所愛夫次山固天之所寶也既生

之而復取之則亦何怪耶夫不可怪而怪之者吾  
又深痛惜乎次山矣嗟乎次山余刑僇囚保也以  
君父子再覩日月是死者復生生者反死將謂天  
道爲不爽耶就令余侍下風聞續論又安可斷  
往歲次山訃至卽欲拊棺一哭而阨於貧賤  
官府萬萬有不可道者每輒東望愴汗交作余  
知次山將原之弗疑而又幸亮其不果於負德  
次山乘元氣上下宇宙其必有歆吾之享者矣

朱絃洞瑟非歌於清廟也識次山者謂其材鴻氣  
固爲福壽之徵乃一病洽歲體孱孱而憊心僂僂  
而疾脉理不治卒骨立以死者謂之何哉昔次山  
以事如州治余時在論貫三木金鐵匍匐道左君  
睨之曰去余竊望次山額角骨隆然黥髮豐頤奇  
步遠視夫人貌六法象淺薄者弗壽佳而橫臆者  
弗壽瘖回闌謾神不矚括者弗壽次山形宇超曠  
宜濟遐齡而顧不永年者吾蓋不得而知之矣說  
者謂麒麟鳳凰不久畜於家卿雲不崇朝而散希  
世之寶造物者所愛次山固天之所寶也既生

之而復取之則亦何怪耶夫不可怪而怪之者吾  
又深痛惜乎次山矣嗟乎次山余刑僇囚保也以  
君父子再覩日月是死者復生生者反死將謂天  
道爲不爽耶就令余侍下風聞續論又安可待  
往歲次山訃至卽欲拊棺一哭而阨於貧賤  
官府萬萬有不可道者每輒東望愴汗交作余固  
知次山將原之弗疑而又幸亮其不果於負德也  
次山乘元氣上下宇宙其必有歆吾之享者矣